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一輯

沈

雲

龍

主

編

鹿洲公案

藍鼎元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鹿洲公案

序

鹿洲先生獨坐土室日夜讀書著述余過之曰噫有此安閒自得之一日乎鹿洲笑曰吾所入者皆自得若安閒與否則非吾所知也俄有民自

十里百里至者皆提筐挈榼
悲歎太息言公為政似龍圖
而禍變出意外民等甚為不
服先生笑而謝之且搖手曰
後不可作斯語此非所以愛
我也惠來邑民王希伍年八

十餘矣扶杖行二百里攜米
五升雞子十數枚餽先生而
泣焉曰天乎天乎不圖包公
一至於此余於是嘆先生異
政感及隣封去官之後乃見
輿情不獨潮普兩邑之民為

然矣先生聽訟如神果有包
孝肅遺風每當疑獄難明虛
公靜鞠似別有鈎致之術雖
狡黠訟師積年老賊詞說不
能難夾責不能服者一見先
生即鬼詐不知何往不待刑

而畢輸其情余每怪世人讞訟全以刑法推敲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萬一有差九原怨痛寧有極乎先生聽斷惟恐小民不得盡其詞怡色和聲從容辯折俟其無所逃遁而

浚穴其是非是以刑者不寃
死者無恨民不能欺而亦自
不敢欺此吾夫子所謂大畏
民志者也使天下司刑之官
皆如先生之公明詳慎宇內
豈有寃民哉先生追思往事

擇其案情稍異者革之成書
為公案偶紀二卷夫世所傳
龍圖公案吾不知其真贗何
如覺中間鬼事太多不足為
訓且亦有非孝肅公寔蹟者
以鹿洲公案視之似更質而

加之以文卓々乎可傳也人
皆以公忠受禍為先生扼腕
余獨以此為先生賀則據心
可以對

君父制行可以對庶民求仁
得仁夫復何歎况孟夫子有

生於憂患之說乎先生自服
官以來惟在普得寢食耳未
兩月而普邑大治當道以先
生為才俾兼潮篆奉檄日自
普啓行入潮境沿途相驗命
案者三宗而後至潮邑又當

上年歉收之淺五營軍士乏糧半載盜賊遍野行人持梃結隊尚岌々未必保全豪強奸宄暴寡凌弱竊人之妻鬻人之子爭山霸海奪田侵宅日告愬者一二千人先生極

力整頓籌兵食靖萑苻治豪
猾獄訟隨到隨決黎明視事
漏下二三鼓而後退食又詞
狀簿書不肯假手他人雞六
鳴而後就寢東方微白復起
視事如是者一載有餘無一

日一時之間斷地方寧靜治
績甫成又有戰船砲臺城垣
營房西穀之大累心血俱竭
尚期望偕諸生講學談道使
之共興於尊

君親上孝弟忠信之風講畢

課文躬為評隲親友咸勸節
勞曰功名與身命孰重先生
曰吾一日不如此便覺此心
不可以對

君非為名也吾一介草茅受
恩深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余乃知先生之遭阨正造物
所以厚先生而延之命也從
茲得遂志林泉等身著述自
足千秋即使重出勤勞亦多
此一番休養閱歷人情變態
宦海風波未必非憂戚玉成

之一助余所以為先生賀亦
信先生能自樂其樂也潮邑
已臻大治夜戶弗扃民有仁
讓之俗讀鹿洲公案者當知
先生一片苦心不徒以劄見
而誇美之也是為序雍正己

酉春日衡山年仝學愚弟曠
敏本拜手題



鹿洲公案目錄

潮普昌今藍鼎元著

偶紀上

五營兵食

三究盜屍

邪教惑民

幽魂對質

葫蘆地

沒字詞

龍湫浦奇貨

死丐得妻子

賊輕再醮人

閩廣洋盜

兄弟訟田

卓洲溪

改甲冊

偶紀下

雲落店私刑

三山王多口

西穀船戶

忍心長舌

仙村樓

尺五棍

林軍師

山門城

猪血有靈

古柩作孽

蜃樓可畏

鹿洲公案卷上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宣逸夫校

五營兵食

潮陽一縣歲徵民米軍屯一萬一千餘石配給海門
達濠潮陽惠來潮州城守五營兵食無有存者徵收
不前則庚癸將呼非細故也雍正五年丁未承三載

荒歉之餘。米價騰貴。潮令魏君。發支兵米。至五月之半。止矣。其半月不能繼。六七月。將離任。又不繼。八月解組。大埔尹白君署潮篆。九月卒于官。五營軍士半載乏食。懸釜喙嗷。民閒岌焉。時鎮潮大帥好○將○營○好○鎮○帥○尚公約。兵有法紀。律嚴明。潮陽海門諸守將。皆能得士。心是以諸軍雖極苦。而無敢越念。大吏以余承乏。代庖茲邑。冬十月十八日抵任。廩無粒米。倉無遺穀。軍士多鳩形鵠面。有不能終日之勢。適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兵餉。余曰。噫美矣。但募舟轉運。

上。水。下。灘。往。返。須。二十。日。體。情。聞。者。已。欣。悅。卷。恐。兵。丁。不。能。久。待。且。夫。
運。費。將。何。所。資。轉。盼。數。月。又。有。運。還。程。鎮。補。奢。之。費。
可。遂。云。長。策。乎。查。是。歲。早。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設。
法。催。征。未。必。不。較。便。捷。也。二字。可。博。吏。皆。曰。難。甚。潮。人。素。有。健。
通。之。癖。鄉。閭。居。民。有。糧。者。少。連。阡。廣。陌。皆。郭。內。世。家。
大。族。之。田。閩。邑。鄉。紳。舉。貢。文。武。生。員。不。下。七。八。百。人。
捐。納。監。生。一。千。三。四。百。人。院。司。道。府。書。吏。轅。役。勢。豪。
大。棍。不。知。幾。千。百。人。皆。威。權。烜。赫。如。虎。如。狼。持。櫟。催。
糧。之。差。孰。有。過。其。宅。而。問。者。見。之。惴。惴。莫。敢。仰。視。稍。

有片言獲戾則縛入其家禁閉楚撻否則追至縣堂。
叢歐公庭之上由來久矣而罰差亦遂與和同舞弊
有錢縱釋毫不以催征爲意每逢比較拘亡戶餓殍
一二○人代責抵塞無有確實糧戶得以見官且比較
輕笞百不當一稍示之以嚴刑則有前任魏使君故
事各役哄堂一聲潰然走散登東山劄石洞二三百
人蜂聚弗返誅之不可勝誅使君無如之何則必欵
紳衿邀豪猾出以好言勸慰然後下山供役如常自此奄奄不能復振百事皆掣肘不可爲矣余曰不然

紳衿獨不畏詳革乎。上司吏役不畏上司懲治乎。勢豪大棍。吾自有三尺。此無難也。衙役散堂。登山則係。不軌亂民。吾能禽而盡殺之。僉曰。紳衿憲役非止百十抗糧。可以詳革。必人人而盡申之。安所得許多楮墨。且日亦不足矣。余曰。噫。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胸○育○成○竹○我自有良法處置。非汝等所知也。乃下令閩邑人民。曰。潮陽之在嶺東。固巍然大縣也。沃野平田二百餘里。素號產米之區。人物蔚興。世家大族。甲于潮郡士大夫。明禮義而重廉恥。古以海濱鄒魯目之。邇年以。

來西成歎薄急公者鮮。兵糈貽悞亦出于無如何。今
冬稔有秋閭閻不苦乏食此亦急公奉上爲長吏分
憂之日也。五營軍士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糧。汝等同鄉共井非親卽故寧不相知相恤況設兵衛民輸賦養兵古今通義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忍坐視其杼腹顛連而不一惻然動心歟茲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潮餉夫鎮平小邑也程鄉中邑也小邑人民合人死尚能急公完糧以贏餘米粟養活鄰縣汝以潮陽大邦而乞食於小邑不亦可恥甚。

乎。況。鎮。程。之。粟。雖。來。汝。士。民。糧。米。終。須。完。納。何。苦。自。
○箇。面。皮。
居。頑。戶。抗。欠。之。名。使。堂。堂。大。縣。黯。然。無。色。其。羞。其。否。
願。汝。等。一。深。思。之。也。本。縣。代。庖。伊始。專。職。催。科。以。濟。
兵。食。查。向。來。糧。米。征。收。每。石。加。耗。一。斗。乃。普。天。通。例。
今。本。縣。特。從。寬。減。凡。納。本。年。糧。米。一。斗。收。耗。羨。五。合。
每。石。耗。減耗至此亦宜急公完納。
米。五。升。納。舊。年。米。一。斗。收。耗。羨。三。合。每。石。耗。
米。三。升。祇。僅。取。足。供。糧。道。養。廉。奏。銷。之。費。本。縣。毫。不。
濡。染。焉。汝。等。當。曲。體。減。耗。爲。民。之。心。將。應。納。新。舊。糧。
米。爭。先。納。完。使。十。日。之。內。得。以。發。給。兵。糈。後。此。源。源。

接濟五營皆慶飽騰之樂。本縣實受汝士民賜矣。倘汝等不知情理。仍前抗玩不納。則本縣減耗無益。自當照舊加一征收。再○以○刑○法○勸○之○惟有嚴刑峻法。以與汝頑民爲難。汝等自度能抗本縣能抗。朝廷之法乎。縉紳衿監爲民之望。逋糧功令更加嚴切。至于勢豪土棍。上司衙役尤不足道。本縣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倔強之性。自昔已然。況今爲說○到○此○處○雖○僉○通○昔朝廷法吏。不能搏擊姦豪。伸三尺之典章。無是理也。紳則詳叅。士則申褫。奸棍蠹役。幽囚杖斃。而其名下應完糧米。卽至家破身亡。亦終。

不免于輸納彼時雖欲悔之其何及矣本縣謬叨民
牧有風俗人心之責所最與士民痛癢相關休戚相
共欲代謀安居樂業遂生復性之計不知凡幾此區
區急公完糧分內當爲之事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
豈皆木石心胷不肯稍聽本縣一言耶試於清夜平
旦反覆靜思必有以慰本縣之望本縣將憑軾而觀
之是時十三都士民以此舉爲異事歡欣趨納者甚
衆而一二頑梗衿監且笑其愚余密遣差役捕致之
每日必有一二登堂者計新舊積欠累累總列一單

間之曰。若肯完乎。多浮詞支飾。余曰。噫汝真不可化。
之士矣。今欲詳草汝貢監。則功名可惜。吾不忍也。請
暫入獄中。少坐不論。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糧米全。
○此坐因臺望良法。○直捷爽。

完卽出汝矣。而署差復漸有弊。不肯攝衿監到官。余

思潮人好訟。每三日一放告收詞狀。一千楮。卽當

極少之日。亦一千二三百楮以上。○此攝捕抗糧良。

見係貢監。諸生必呼而問之。曰。若完糧否。召戶房吏。

書費比簿堆積。案頭立查。完逋完則獎以數語。揖之。

退逋則開列欠單。置之獄俟完。乃出。由是輸納者益。

多而詞訟亦稍減其半計開徵甫十日積米盈倉遂
給發五六月兵食先潮陽一營次海門次達濠次潮
州城守營又次惠來營輪流一週復給七八月兵食
果爾源源接濟前者方去後者復來九月十月十一
十二等月皆支領足數至臘月二十八日而告厥成
功不復有懸欠升斗矣五營軍士騰歡感激不可名
狀潮陽營遊府劉公海門營叅府許公皆曰我等平
心自揣苟得支給一半或止少兩月則已喜出望外
不圖徵發之神之至於斯也自是新歲兵食按月支

平心之語亦見和衷共濟

給終。余署任無有遲者。方立法嚴。比之初。追叙本色。諸邑差弊竇驟塞頗有懼言。復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責。糧完節釋安業。又逋賦止問本人。雖父兄子弟已分析異居。不許波累。置差平日枝蔓牽連妄拘。索詐之術。至是俱無所施。其巧而笞杖刑法與凡民一例。不得獨輕。久欲行歷任時。挾制哄堂。故智而余屹不爲動也。忽一日完糧甚稀。余正在待給兵食甚切恐催征不前。有^{○人○聽○聞○}軍士之望重杖嚴。比時更漏初下。猝聞亭外人奇事。警。衆中哄然一聲。差役擁擠向東角門走出。書吏稟請舊例。

退堂曰。曷差散矣。余曰。欲上東山耶。吏曰。大抵然耳。
余曰。恐城門已閉。不得出。待我遣人赴營中請啓鑰。
大開城門。縱之去。衆差聞余語怪異。皆竚立聳聽。其
去者亦稍稍潛集。三班頭役二十餘人跪下稟曰。我
等願往擒之。余曰。勿擒也。人衆至二三百。汝等數人。
何能爲。且衆差此行。乃我明日立功之會。何攔阻哉。
昇平世界。而差役敢干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
縣令催科嚴也。兵食孔亟。催科不嚴。則縣令有罪。既
已嚴矣。則無罪。而有功。是衆差之叛。非叛縣令叛。

朝廷也。既爲

朝廷之叛民。則縣令明日耀武揚威。

率營兵民壯搗東山。一鼓勦禽之。定亂之勳與軍功。

一體議叙。其有逃匿在家。必按籍搜捕窮治。親鄰不

盡獲正法。不止所慮。豈岡炎火玉石無分。不以此時

查點清白。恐守法不散之差。亦與叛人同罪。枉累非

辜情。所不忍。汝等高聲傳令。堂下差役願走者速走。

不走者靜聽點名。吏自作何點法。余曰。仍照糧簿喚

比。不到者記名便可。知是誰爲叛矣。各箇各甲。以次

唱名。完多者記賞。完少者重杖。至四鼓雞鳴而畢。無

敢有

是○見○木○事

一名不。到。者。

余。笑。曰。

汝。等。皆。在。誰。

趣○語○上○東○山○野○

我。昔。在。

豪○氣○未○除○

軍。中。視。

三十。萬。賊。

如。草。芥。

况○東○山○野○

用。韓。尖。踢。

不○怒○而○威○

平。耳。暮。夜。

不知。彝。死。者。

爲。誰。我。亦。

記○前○開○其○生○路○許○其○自○新○

過。汝。等。

自○今○以○後○各○深○自○愧○恥○勉○爲○守○法○奉○公○焉○可○可○

也。由。是。諸。役。皆。股。栗。紳。士。豪。強。輸。將。恐。後。是。以。兩。月。
之。閒。能。辦。五。營。半。載。以。上。之。兵。食。而。鎮。平。程。鄉。三。千。
穀。省。往。來。轉。運。之。勞。費。人。心。既。定。頑。梗。既。馴。役。膽。既。
二○後○來○者○達○也○
破。從。此。催。科。不。復。費。力。也。

五營軍士半載乏食乃十分急迫之時勢豪大猾

百千梗法乃萬難措手之地民力役恣真是無可奈何非有絕大本事未易言濟斯急迫也數行令下民心鼓舞減耗羨戢豪強治衙役開誠布公自然輸將恐後十日而見效兩月而成功豈徒致哉處置散堂一節鎮靜從容尤爲非常手段所謂不動聲色而措泰山者歟令君在都門時宰相卿貳以爲天下奇才於此可見一斑

三先盜屍

丁未秋七月十有三日余赴普寧尹初學政也甫月餘有潮民王士毅者以毒殺弟命來告云從弟阿雄隨母嫁普民陳天萬爲妾天萬嫡妻許氏妬以藥鳩阿雄致斃十指勾曲齒唇皆青併具有誣告反坐甘結蓋情詞似乎可信也詰朝詣驗空曠無屍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萬懼傷移滅天萬舉家相顧駭愕不能出一語余澄心靜氣鞠知阿雄病痢兩月併喚當日醫家問訊灼無可疑熟視許氏腹大如牛三四人繪形爲許氏開網

扶掖蹲踞則九年。蠱病含悲悽惋亦非復妬悍鴉毒人也。便先定案奇遍問犯証十餘人再四窮詰皆莫知屍在何處度爲王士毅所偷因呼屍母林氏問阿雄夭殤之日士毅來否曰邀之不來復問次日來否曰來不入我家過其表姊宅速引線此問極細卽去矣問姊有夫男與否曰有子廖阿喜年可十五六卽喚阿喜來問廿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曰遇諸塗未入我室問何所言曰言阿雄死今埋否我對曰埋士毅問埋在何處我對曰後邊嶺卽去矣余拍案厲聲曰偷屍者王士毅也夾訊之定士毅案

果服供稱係催乞人乘夜竊發其塚持之去再詰其
移匿何處及指使訟師姓名皆支吾不以實告恐有
從旁窺伺者遂將王士毅決杖三十聲言旋邑枷示
其陳天萬一家及鄉里牽連人等槩行釋去當塲觀
者數千人咸以爲果完結也。懽呼震天羅拜匝地旋
輿不半里密呼壯役林才語之曰汝去衣帽先驅入
邑城疾趨東門旅店問潮客王士毅投宿幾日寓何
房舍舍中有一人縛以來果擒獲訟師王爵亭舉動
從容若爲弗知也者謬言與王士毅素不相識士毅

水消霧散却仍不完全結妙

書。等。田。故。

亦不之顧。詞氣斬截。幾於無閒可乘。度代書認保之。
處士毅不能獨行密喚代書及保家訊問俱稱此人。
同來則有之。爵亭尚不承招給紙筆令書供詞。則字
蹟與原狀若合符節。因投三木。真情畢吐。供稱係老
訟師陳偉度。指畫奇計。偷屍越邑。移埋汎水。都烏右
塞外。其埋處當問偉度。卽士毅亦不能知也。因復遣
役星飛訪緝弋。獲陳偉度。前來則老奸巨猾。較爵亭
深沈十倍。至則切切嗚冤。言陳天萬乃我服弟。此二
人全無良心。欲以假命陷弟于死。幸遇青天燭奸如

後。兩。

定。爵。亭。案。

快。捷。

有。情。有。理。

神今陷弟。不得。又欲移陷其兄。非公龍圖。再世我兄。

○與○懷○則○可○聽

○善

弟死不瞑目矣。余心然其說。有矜釋之意。見雙眸閉。

○氣○色

鑠似非善類。偶試之。曰好訟師也。汝所言有情有理。

○善

娓娓動聽。若遇他人百千。亦釋今不幸遇我。而汝又

○從○容○得○妙

知爲龍圖。再世則不必復來。相欺逐。一首實當從原。

詎。偉度愕然。無以應。王爵亭指之曰。汝我三人在烏
石寨門樓中商謀此舉。汝援楊令公盜骨故事教我。
山齋畫周列
等偷屍越境。一則不憂檢驗無傷。二則隔屬不愁敗
露。三則被告者懼罪滅屍似實。陳天萬弟兄妻妾鄉

保里鄰皆當以次受刑。夾拶糜爛四則。屍骸不出。問官亦無了局。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後。開門納賂。聽其和息。莫敢不從。致富成家在此。一舉五則。和息之後。仍勿言其所以然。阿雄屍終久不出。我等亦無後患。迨偷屍更埋之後。三人損先愛用亦好。欣痛飲共稱奇。計謂神不知鬼不覺。雖包龍圖復生。不能審出情偽。今日之事。尚有何言說哉。旣遇龍圖。奈何猶不實供。獨使我二人受罪也。偉度尚嘵嘵不服。余復試之。曰汝雖無同謀。却踪跡不謹。王翦亭王士毅旣爲汝弟仇人。汝奈。

何在東門旅店與之共坐飲食。偉度出不意還答曰。
偶然耳。余曰一飯偶然。連日共飯亦偶然乎。偉度曰。
普邑無多飯店。不得不爾。余曰汝等連日旅店商量。
吾已知之。若果仇人相遇。安有許多言說。偉度漫供。
因爵亭等誣害吾弟。我故以此_{此○着○又○兩○}好言勸之耳。余復試之。
曰汝夜閒與之同宿何也。偉度曰無之。因復密訊王。
爵亭窮詰其夜閒止宿之處。房室被帳器皿位置情形。
則又在城中林泰家。先後呼到林泰父子。隔別研
訊。則偉度爵亭在渠家同宿三夜。絲毫不差。其爲同

謀主使無疑爰行夾訊。偉度始供與天萬因祖屋變價有睚眦之仇。藉此播害。洩忿是實。其阿雄屍埋在烏石寨外下溪尾深三四尺上斫一樹半截爲記。隨將偉度羈禁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一面關知潮陽令一面移檄塘邊汛弁以兵同往如言掘地四尺。起出蒲席包則阿雄屍在焉。昇回普邑俾林氏陳天萬認明非僞。令仵作檢驗渾身上下俱無他故。王士毅低首無言。陳天萬見偉度而泣曰吾兄何爲至此。叙族語吾與兄一本之親無大仇怨卽曩因祖業微嫌於此。

兄言欲害我破家蕩產不得畱一鋤存活吾以兄爲
戲耳不意兄果有此事非兄今日自言吾亦不知禍
從何起也今者吾事已白兄自苦柰何偉度嘆曰我
之悞也不必言矣或勸余將此案通詳則官聲大震
余曰普邑當連年荒歉之後吾蒞茲月餘地方未有
起色三究之罪固不容誅體。往。周。至。通詳解省牽累多人吾不忍沽一已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因將王士毅玉
爵亭陳偉度各予滿杖製木牌一方大書其事命鄉
民傳擊偕行枷號四鄉周遊示衆普人快之

爵亭謀淺偉度計深盜骨之策原自不差當具結
哀鳴屍塲喋喋若將天萬舉家刑夾不得謂官之
枉也即使日久昭雪而目前之苦楚已不堪問矣
於此見邑令之不易爲

邪教惑民

○叙○風○俗○之○壞○

潮俗尚鬼好言神言佛士大夫以大顛爲祖師而世家閨閣結羣入廟燒香拜佛不絕于途於是邪誕妖妄之說競起而所謂後天教者行焉題後天一教不知其所自來始於詹與參周阿五自言得白鬚仙公之傳經前任王令訪拿挈家逃匿後復還故土亦稱白蓮亦稱白楊教主大抵係白蓮教是實而變幻其名提○出○正○犯○爾妙貴仙姑卽詹與參妻林氏也詭言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爲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輔之自號筆

峯仙公相與書符呪水爲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會其夫。○流毒無極。潮人篤信其術舉國若狂男女數百輩皆以爲師澄海揭陽海陽惠來海豐之人無不自遠跋涉舉贊奉柬牲酒香花叩其門稱弟子者如市丁未仲冬十日余自郡旋署始知之則已建廣廈於邑之北關大開教堂會衆數百名梨園子弟鼓歌宴慶兩日矣急遣吏捕之則隸役皆畏得罪神仙恐陰兵○智俗之說謂之于攝已而勢豪宦屬又從而左袒庇護乘風兔脫竟不能勾獲一人余乃親造其居排其闥擒妙貴仙姑窮

究黨與則卧房之中重重閒隔小巷密室屈曲玲瓏
白晝持火炬以入人對面相撞遇側身一轉則不知
其所之賣藏奸之藪也余不敢憚煩直窮底裏於仙
姑臥榻之上拔根斬株妖狐至此術無所施矣暗閣幽密之中擒獲姚阿三楊光勤彭
士章等十餘人復於仙公卧房樓上搜出娥女娘娘
木印妖經悶香髮髻衣飾等物尚不知其何爲者余
追捕仙公益力勢豪知不可解因出胡阿秋赴訊庭
鞫之下神奇百出其實無他技能惟恃悶香衣飾迷
人耳目而已蓋愚夫愚婦聞神仙之名先已惶悚懼

服。又見妙貴女流無所顧畏而阿秋髮髻脂粉衣裙

冥○甚○婦○歲○多○人○

翩翩亦且左右仙姑共作妖狐媚嬪遂以爲真娥女

娘娘不復疑其爲男子也迨入卧房登邃閣拜彌勒

傳○風○敗○俗○

佛誦寶花經呪燃起閼香則在座者皆昏迷睡倒恣

死○有○年○事○

所欲爲其閼香亦名迷魂香聞之則困倦欲卧有頃

書符飲以冷水則迷者復醒所謂求嗣見夫皆得之

夢魂惝恍之際按其沿天孽惡雖懸首藁街猶不足

真○堪○切○齒○

以洗山川之恨因念歲歉之後鄉民以解累爲憂且
黨與多人必至世家大族牽連無已余體恤民情爲

息事寧人之計。凡所供扳中華姓名一盡燒滅免究。
蔣林妙貴胡阿秋滿杖大枷出之大門之外聽萬民
嚼齒唾罵裂膚碎首並歸仙籍其縱妻淫孽之詹與
參及同惡姚阿三等十餘徒分別枷杖創懲餘黨一
槩不問使皆革面爲人焉足矣籍其屋於官毀奸竇
亦說除而正學興風化大振
更門牆爲棉陽書院崇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洗穢濁
而清明余亦於朔望暇日與闔邑人士講學會文其
際出文會張陂租穀百餘石爲春秋丁祭師生膏火
之資正學盛異端息人心風俗蒸然一變鎮帥尚公

大中丞楊公聞之再三嘉嘆且曰此教不除害不在
○容○民○沒○可○見○身○之○公○不○
小通詳正法厥功爲大今除民之害不忍沽一已之名使繩綫遍及于鄰封深夜中毒自經溝瀆則保全人名節多矣善夫

仙姑之除大夢初醒一時謳頌之聲徧徹重洋而邑令軫念民風憂悶累日不忍玷他人名節以廣一已聲譽令君不言功誰爲令君代言者君子哉

幽魂對質

延長埔上塘子等鄉共築陂障水輪流以灌溉其田
八九月之間旱江羅兩家恃强衆索規約不顧朔日
爲楊家水期恣意桔槔畚所有而踞之楊仙友不服
操刀向阻弟兄楊文煥楊世香隨之羅明珠奔回告
其鄉老江立清號召鄉衆江子千江宗桂羅達士羅
俊之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江阿尾江獻瑞等四十人荷戈制梃環而攻之楊學文見父叔在圍困之
中亦招呼三十餘人與之格鬪衆寡不敵仙友殲焉

文煥等紛紛逃竄。世香受重傷，不能自脫，被擒入寨。
內誇示豪雄，實以醫藥調劑，恐其死也。是時署潮令
者爲大埔尹白公，驗傷通報未訊而歿。冬十月十有
八日，余攝篆視事，庭鞫再三，莫肯居兇。手者詞證江
拱山、謝文卿，以格鬪人多刀挺交下，實不知爲誰。詢
之，未死之楊世香亦僅知傷已者爲羅俊之江阿尾。
江獻瑞而致斃，楊仙友之元兇亦不能知。其爲誰也。
實不能知
將江羅兩姓人犯隔別細詢撫之，以寬餌之，以情示
之，以威加之。以三木鉤距畢施刑法，用盡總以不知。

實○亦○無○可○如○何○

何

實○情○實○理○所○以○動○其○是○鬼○之○心○

鬼○景○

二字抵塞無一人一言之稍有罅漏者余於是亦無可如何也居數日陰晦淒風慘淡漏下人寂余張燈

坐琴堂呼兩造齊集謂之曰殺人償命古今不易汝

等清夜自思設汝被人殺死而人不償汝命汝爲冤

魂能甘心乎汝等所希冀徼幸不肯招承者以無人

指質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約于今夜二更提出楊仙

友鬼魂與汝質對汝等雖有百喙亦難以掩飾矣命

隸役分攝諸人隨詣城隍廟鳴鐘鼓焚香再拜起坐

堂皇先呼楊仙友鬼魂上堂聽審憑空略問數語謂

堂○上○一○呼○堂○下○牒○契○

隋。下。諸。人。曰。楊。仙。友。在。此。欲。與。汝。等。對。質。汝。等。舉。頭。
○。在。此。○。隱。然。寃。鬼。出。現。○。
觀。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紅。衣。者。是。已。衆。人。或。昂。首。而。
觀。或。以。目。竊。睨。○。不。打。自。招。矣。惟。羅。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低。頭。
不。視。若。爲。弗。聞。也。者。余。卽。呼。羅。明。珠。至。正。言。曰。仙。友。
○。實。在。可。怕。
在。此。欲。汝。還。其。一。命。汝。尚。何。推。諉。哉。明。珠。駭。顫。良。久。
不。能。答。余。曰。汝。平。日。利。口。狡。賴。今。仙。友。冤。魂。在。茲。汝。
則。不。敢。置。喙。其。爲。汝。殺。死。無。疑。若。不。實。言。當。刑。訊。明。
珠。服。曰。吾。挺。擊。其。顛。傷。在。偏。左。仙。友。之。死。由。鋒。刃。乃。
江。子。千。與。吾。無。涉。也。繼。呼。江。子。千。不。承。

余曰汝自與楊仙友辯論子千熟視不語余曰汝不

間得妙看得呆

看得呆

呆

見冤魂乎魂言羅明珠執木棍傷其額顱之左汝執

過如○此○江子辛安得不服

長刀刺其胸膛僵于地汝拔刃血隨之湧出當日情

形如此汝尚何容辯哉子千曰是也余曰仙友之死

由汝二人魂所言無枉乎曰無枉矣余曰當日號召

多人指麾令殺者爲誰曰江立清也遣役將子千明

珠入廟中暗處呼江拱山謂之曰楊仙友怪汝汝明

知殺彼之仇不以實告欲沈其冤今與汝爲難汝受

賄幾何卽以汝償其命矣拱山叩頭曰殺人者江子

○代鬼口供○情形○冤○卽令○楊○仙○方○自○言○不○過○如○此○江○子○辛○安○得○不○服○

實○在○可○怪

○推○卸○緣○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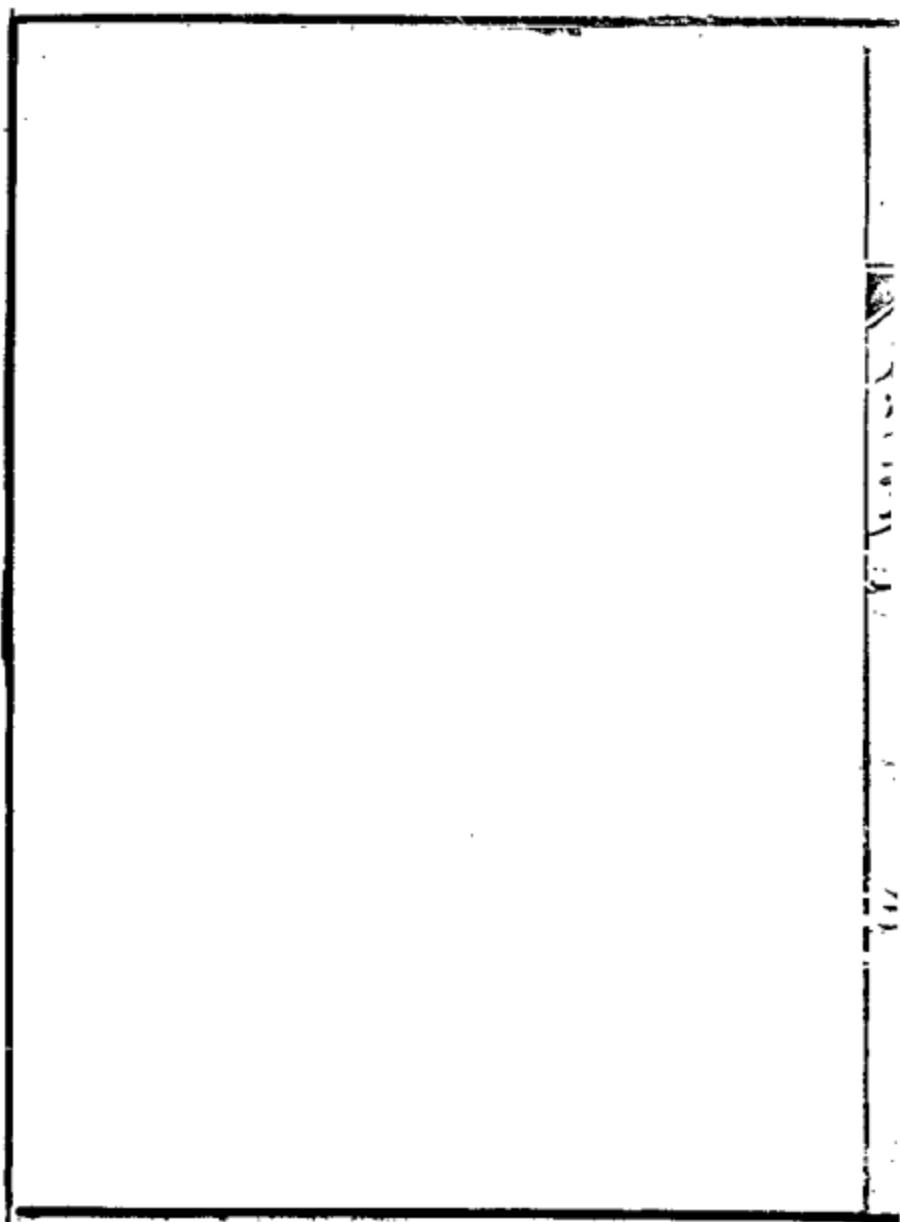
○差○可○謂○指○証○的○確○

○再○無○疑○義○

千羅明珠。主令者江立清。奈何以無干之人。償其命乎。繼呼江宗桂。羅達士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細加詢問。皆如拱山等所言。江立清恃其老也。刑法不能加。鬼神不能嚇。堅諉不知詰問。良久終不承。余見其病甚。度不久奄人世。乃謂曰。衆證明確。卽同獄成仙。友言禍由立清。終不肯使活。將奪其魄于道。卽將江子千江立清。諸人按律定擬解赴大吏。甫三日而立清卒。潮人遂以爲真有鬼神也。

疑獄難決之處。不得不用權術試思。此案若非冤

魂對質何能使兇手伏辜卽將數十人盡加刑夾
愈夾愈不得情如何定讞妙在晦夕淒風乃冤鬼
出來之時城隍攝鬼又是衆人所信許多排場森
森凜凜令人毛髮悚豎而神機妙用全在舉頭一
觀蓋罪人心虛自然與衆不同也此竅旣得便可
迎刃而解曲折詳慎無枉無縱令若直是包閭羅



葫蘆地

潮俗多無賴以攘奪穿窬爲常經使之閒居寂處則不能以終日。余初蒞普時民之攘竊者日餘人緝治懲勸逾月肅清冬十月攝篆棉陽棉之攘奪於途者以百計穿窬者以千計行人當中午持梃結羣而趨日未晡則路絕人行余怒焉擒其、積惡盈貫者斃之窮兇極狠者刑之雖甚劇而可化者懲而釋之使立功自贖竊果蔬薯芋雖微必杖或抗法逃藏不獲不已賊知余之爲彼難也甫及月餘亦羣然斂跡道路

肅清民以無賊爲賀。余曰：噫！未也。暫戢耳。又旬日而惠來海豐之人皆怪余驅賊入其疆。棉之文武寅僚亦以爲賀。余曰：噫！未也。惠豐自有土著，安能納盡？垢汚恐其無所之者尚衆也。其潛踪也爲畏死，其寂處。陸子患甚惡。也。不能安將無有入海之意乎？或曰：子知海務者二

三月出巡。八九月旋師。今豈盜賊下海時哉？余曰：猶

因○地○制○宜○洞○燭○情○事○南氣候不定。今雖冬臘日暖，風和何可忽也？因密約海門達濠及潮陽三營將弁並行訪緝。越數日果有

偵者來報云匪類潛謀糾衆集械將出海。其窩頓在

百二十里之外兩邑交界鐵山之麓土名葫蘆地有
砲火巨械埋在方老七園中長鎗大刀藤牌俱藏竅
閒草草深處約以臘月十二夜二鼓會集起行直趨
海岸奪舟而出時十一夜二鼓矣海門營遣千總陳
廷耀與余密商議以舟師夜抵石港登岸埋伏石埠
潭山閒待其來掩擊之而疑其未善余曰噫然哉師
行百里不無人知風聲偶漏將屬徒勞即使幸爾相
遇不與官兵敵殺則必棄械而奔暮夜之間難爲追
緝不若乘其未發先入虎穴以官拘犯如縛雞豚止

用兩人力耳。陳曰：賊徒已多，豈兩三人所能辦。余曰：此閒三人足矣。至彼則我衆自多。陳君會意曰：善。遂辭而去。留百總翁喬聽余調遣。余張燈草檄使普役。陳拱潮役林標偕百總翁喬乘夜馳赴普邑檄署。典史張天佑統率壯丁五十名馬快健役五十名以初更直抵葫蘆地圍搜捕擒果在老七茅寮中擒獲。謝阿皆黃阿五高阿萬沈阿石方阿球等五人卽於寮間搜出鋼叉挑刀鈎鎗竹篙鎗藤牌二十八面。桿又於園中起出大砲四位神威砲一位又於老七。

宅內搜出子母砲鐵鎗牌刀斬馬刀鎌刀鐵鈎五十
六。把握火藥二桶鉛子一筐火繩紅布雜物不
計其數復擒獲林阿元及老七老七者方阿條也素

大○力○

鎮○住○

卽○起○下

不軌好結納匪類世居普邑葫蘆地鄉與揭陽民黃
阿振潮陽民楊阿邦陳阿祿皆蹠徒相善往來密洽
以余治盜嚴肅無違志之區乃於十月朔日在棉湖
寨沙壠中偶語米貴乏食阿條遂起意商謀下海刦
掠商船自以家居山僻園寮茅舍可爲往來駐足總
匯購置軍械米糧以爲行資阿振阿邦阿祿各逞已

能分途招夥擬以是夜在大壩霸墟會齊由錢灣奪舟
出海自謂神出鬼沒無人覺知可以乘風揚航橫行
島嶼刦商船屠賈客銀錢貨物堆積如山致富成家
在此一舉而豈知天道不容有乘其未發而張網羅
以掩捕之者也據供黨羽多人就其確然有據者復
擒獲王建子歐阿利梁阿義及代製砲械之鐵匠劉
阿捷等續獲邢阿鳳朱阿永鄭阿禽林阿齊梁阿千
及與阿條爲首之黃阿振楊阿邦共一十八人按律
懲治惟陳阿祿以自首從寬其餘情罪未著者槩免

無一免者

株連許以改過自新不追旣往自是山陬石罅海澨遊魂無不聞風喪膽潛踪遠遁莫敢有復萌攘竊多事之想者潮普兩邑肅然矣

此令君小試之端也然倉卒張燈嚴密從容算無遺策此豈他人所能辦耶聞令君赴會城有呼爲王文成者有呼爲王景略者有呼爲諸葛公者令君未嘗自鳴得意諸凡奇案恐施累窮民多未經詳達惟此事文武申報亦輕輕完結仁人君子之用心不可及也

沒字詞

余方理堂事。見儀門之外。有少婦扶老嫗長跪其閒。
手展一楷戴頭上。遣隸役呼而進之。曰。若告狀宜造。
堂前何跪之遠也。命吏人接受之。吏復曰。素楷耳。余
曰。婦人不知款式。素楷亦不妨。吏曰。沒字也。惟空楷。
平易近人
而已。余曰。亦收之。展視果然。召而問之。曰。若有冤欲
白。當據事直書。何取空楷來也。婦人曰。不識字。又短
于財。代書者爲李阿梅所阻。莫我肯代。余卽將其楷。
與快
命吏書之。吏曰。不知也。余曰。書供詞。則老嫗鄭氏年。

○舊出二○人最○歷○著法○極老○

鄭氏供詞

八十六矣少婦姓劉鄭之寡媳也。鄭言亡兒李阿梓。

去年十二月初五日爲李阿梅逼殺將鳴之官阿梅懇族中生監李晨李尚家長李童叔等勸我無訟爲我斂埋貽我住屋養我老幼今阿梅不存良心逼我徙宅收我瓦桷絕我糧食餐風宿露不知命在何時我是以來告也余曰人命至重汝不應私和且自去冬以及今秋已經九閱月矣告何爲者劉氏曰阿梅欺凌孤寡實以夫亡隔歲無控告人命之理故敢於負約耳我等亦知夫死已久當日原係威迫服毒不

控抵償。豈今者敢有他望。但毀屋絕糧。情實難堪。而
憇之族長生監互相推諉。視若秦越。姑年風燭兒在
襁褓。天不憐。救死無地矣。問阿梅家在何處。劉氏曰。
在崑安寨離城不遠。余曰汝婦姑少待。卽飛箚遣役。
拘李阿梅對質。有頃阿梅至。訊之。阿梅狡賴曰無也。
我與阿梓有服之親。去歲阿梓不幸病死。我憐其母
老子幼。常周恤之。今災餘米珠青黃不接。我自救尚
且不贍。豈能復顧他人。鄭氏劉氏再三爭辯。阿梅固
不承。且言婦人無厭義舉。原非可以常繼之事。我妻

李阿梅供詞

儼然義人也

亦似可聽

兒現在苦饑。何況于汝。問以逼死李阿梓及李晨。李尚私和賄屋養老諸事。阿梅曰。此風影俱無者。不遇欲求助升斗。悞聽訟師造此聳誑。李晨李尚李童叔可以喚質。余亦心疑。其果無有也。但以鄭氏婦姑不類狙詐之人。而阿梅目動言肆似非誠實。試之。曰。阿梅膽大。敢于我前弄巧。我聽人兩語。卽已洞見心肝。豈汝利口所能欺誑。汝以我初涉任。可以相欺。欲試我三尺法乎。有罪首實。雖重譴亦可姑寬。汝不以實情告我。我喚李晨李尚李童叔與汝質對。水落石出。

先責汝欺誑四十板。然後按情治罪。汝試思之。阿梅○服○得○亦○爽快服曰是也。阿梓乃我從兄之子。因去年十二月向我索找田價。我不依。彼一時短見。服毒圖賴。族中李晨李尚諸人勸我代爲殯斂。我曾給鄭氏銀十三兩。又將舊日十五兩借券亦取還之。並無許其養老之事。鄭氏曰原約兩閒房屋。永爲棲身。今拆去瓦桷。置我婦姑于何地。且公議贍養一年。今尚少。四月李阿梅遂昧良心乎。阿梅曰屋瓦係風災吹毀。我暫收存。今仍去蓋好。還鄭氏婦姑居住。月給與食米一石至臘。

月以後。則不干我事矣。意願是矣。鄭氏劉氏皆曰可。余曰李阿。
梅應加刑責以儆無良懲欺誑姑念片言一折輒自服。辜據實輸情如約補過此亦非甚頑梗不可化之民也。法如是足矣。從寬令其脩屋給米免行笞杖以全親親之誼。俱各和好如初。大造化。鄭氏劉氏皆大悅。李阿梅亦歡欣叩首轉身吐舌而去。

沒字之紙亦可生狀些微之冤亦爲伸理隨准隨拘隨到隨訊隨結總不過頃刻閒耳如此爽快境內那有冤民

○^{古筆}龍湫浦奇貨

○^{古筆}龍湫浦溪畔泥窟之中有死屍焉莫知其所自來適
有好事者造其鄉偵爲竊賊王元吉因謀賊弟王煌
立以爲奇貨可居藉嚇白墓洋楊姓久之無所獲以
活殺賺和來告披閱之下覺多可疑煌立情詞激切
當堂具結請驗時十一月十二日漏下二鼓也余堂
事畢呼煌立至內署察其言貌似樸拙爲人所愚問
誰主使不以實告度鄉民爲命案入邑必有約保左
○^得○^寡○^小○^高○^皇立他室密遣人至其寓處出袖中飛

籤立喚同來之貴山都約保果有保正許元貴在焉。
元貴大驚以爲事已敗露諉卸訟師李阿柳卽籤拘
李阿柳據差役鄭伯陳拱稟稱李阿柳係普邑革退
工房書吏須黎明往普堤訊余曰不然仍在王煌立
寓中急掩捕之有頃阿柳至自稱今日死矣乞免刑自莫快得好
當吐實余曰善阿柳欲言不言似有瞻顧狀余恐書
役中有與同謀者授楮筆使書之阿柳知不可欺卽
據實直書商謀嚇詐情事而訟師蕭邦棉普棍張阿
東及案前經承刑書鄭阿二皆與焉卽令鄭阿二跪

下對質飛籤拘出蕭邦棉張阿東皆頃刻而至鞫訊
情由緣李阿柳在普多事避罪入潮與蕭邦棉投契。
邦棉往龍湫鄉收租携與俱有案賊曹阿左至寓齋。
言窟中屍乃王元吉數日前曾與楊如傑角口白墓
洋楊姓頗富饒藉此詐財甚不費力邦棉遂使阿左。
招來屍弟王煌立煌立難之以家貧乏費爲詞邦棉
偏狹氣
卽給煌立錢二百阿柳代書投詞將楊鳴高楊如傑
等十多人羅織詞內又使阿左往邀許元貴元貴賚
詞至白墓洋稱煌立欲赴縣控爲蕭邦棉李阿柳所

留事可和。息須費銀八十兩。而是時刑書鄭阿二亦以收租至白墓洋從中議價徧向楊家嚇索。諸楊不依。煌立元貴因僞爲入邑至貴嶼邦棉阿柳又僞爲畱回越兩日會余旋普因又僞赴普邑宿林惠山張阿東之家。阿東又僞講和與鄭阿二李阿柳等極力嚇索。自八十兩降而四十二十。以及十兩。而楊如傑之母吳氏終以並無殴打。王元吉事情且係貧寡無可措應。遂出而以藉屍勒酷具控。而王煌立亦有活殺賺和之鳴。則此案之興實由此一班訟師宄棍奸。

保臺書傍風生事所爲乃漏下尚未四鼓而網羅盡
皆弋獲所謂恢恢不漏者乎但王元吉作何身死之
處尚未明晰次日詣驗重傷偏體且腰閒竹箋二條
確孫他處移來者當塲訊問皆莫能知心疑此偷兒
出。詩。參。答。
被殺行徑曹阿左案賊必知之而阿左不到因呼許
元貴謂曰人命至重今屍在曠野未知兇手爲誰但
案內有名臨審不到者卽是矣曹阿左不到必係真
兇汝星夜拘出赴訊如贖縱不出則汝代抵償焉薄
暮旋輿過右埠潭鄉鄉老幼數十人羅拜于道問何

爲者皆曰我等篤實農民非有他事因鄉居辱弱十數年爲賊所苦幸公蒞止始安生業今田稻得收園蔬無恙故喜而來迎公欲見公一面耳束薪爲炬以送行余一一慰勞之且曰汝等皆安居樂業守法奉公尊
君親上則我受賜多矣明月在天蟲沙畢照
此炬可以不勞耆老子弟皆夾道而趨辭之不去中
有一老者將傾跌余遣人扶掖請回老者昂首言曰吾年六十九未嘗見此好官今宵雖跌死亦快活也
余因令與夫徐行從容問所疾苦則搖首曰今無矣

閑鄉閒尚有穿窬。否則曰吾鄉無有前途。十數鄉亦無有。惟龍湫壩未盡絕。我不敢言。余曰吁。無害老人。乃附耳言。彼處惡賊五人。竊刦無忌。今已死其一卽所驗之屍。是已餘四人。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錢皆飛天手。段難捕之賊也。余心識之。越兩日許。元貴果獲曹阿左以來。將夾訊。阿左奮然吐實。侃侃而談。供稱與王元吉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共以竊奪爲生。十月廿二夜。欲作穿窬。因無所獲。適楊如傑之弟楊阿印獨宿園寮。看守地瓜。元吉潛入其寮。偷所

蓋綿被爲阿印所覺。呼其名。詈之。元吉欺印年幼。捨
奪而去。售與黃奕隆。得錢八十文。阿印歸訴其兄。而
如傑病起。延羸亦末如之何也。_{舊傳}元吉又於二十四夜。
偕阿左等四人。同至鄭厝寮行竊。復爲事主覺。喊鄉
人齊出。捉賊。棍棒交加。拒捕逃脫。阿左。阿表等四人。
皆壯盛。先奔。獨元吉餓悴。行遲。受傷特重。以黃麻布
補纏。裏頭顱鮮血。迸透。二十五日遇阿印。如傑于鬼
墓寮途中。阿印情有兄同行向元吉索被。互相爭角。
當爲鄉衆勸息途之人所共知也。乃元吉夜宿于黃

奕隆瓦窯內數日殞身奕隆恐有干連偕其弟奕茂及黃阿瑞等將屍移置曠野。捕竄中而元吉叔父亦知而不問。蓋以其身爲匪類不足矜憐恐控出真情。

賢○義○叔○也○所○見○極○是

反爲門戶之辱也。因拘到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俱

供元吉夥盜及鄭厝寮拒捕受傷是實黃奕隆繳出

所買賊被亦與阿左阿表等供招相符而黃阿瑞卽

係黃近啓蓋石埠潭老人所屈指而數羣盜盡入網

羅亦無一疎漏云擬欲通詳律究因念荒歉之後解

累艱難將蕭邦棉李阿柳鄭阿二張阿東許元貴及

案。賊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錢買賊移屍之黃
爽。隆聽唆誣告之王煌立分別杖責枷刺各斂厥辜。
自是湖邑訟師上棍衙蠹猾保姦宄盜賊皆人人震
懾。地方大以。

公庭雪霽鬼魅現形狐梟破膽無訟之化可坐而
致也。明月在天老人昂首想見一時家人父子脈
脈相關使人神往于其際。

死丐得妻子

有鄭侯秩之妻陳氏。以迫死夫命來告。云其夫充南薰坊保正。因蕭邦武匿契抗稅。恨夫較論于十一月十三日。統率兇徒蕭阿興。李獻章。蔡士顯。莊開明等擁家抄殺。將夫叢毆垂斃。無地逃生。投河而死。現今屍在峽山都大坛溝邊。余心疑之。然不得不爲驗訊也。其子鄭阿伯果駕船載屍以來。立往相驗。雖遍體並無他傷。而指甲泥沙實爲投河確據。然竊疑蕭邦武等五家皆貿易樸民。無無故叢毆一人之理。且侯

秩身充保正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前令魏君任內各控就保究盜則有之余下車卽爲比緝刻日追賊亦無至今始共毆迫下水之理兼殘屍口頰無存無從辨別真僞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何無一人知覺至今始來控告即使十三日溺死距今廿一日相驗未滿旬日何以屍首腐爛竟似半月有餘亦不應若是之速窮詰其僞阿伯不服稱屍在水浸速朽爲宜再問邦武等五人皆不能自爲直辯而陳氏阿伯利口喋喋披麻執杖子哭其父妻哭其夫一時哀

痛慘苦之情形幾令旁觀鐵石亦爲墮淚然余心終

○不○信○

不着緊妙

到○處○

不以爲然也勤令阿伯母子自行備棺收殮衆皆駭愕余呼邦武等五人謂之曰侯秩未死汝等不能弋獲乎皆曰不知也余曰汝同鄉共井何事不可訪知乃如此憚煩置身局外殊可怪也他人事可諉爲不知今身爲兇犯禍及切膚應羈獄詳候抵償汝五人○駁○辯○認○集○得○妙○皆自甘償命乎五人胥涕泣求救余曰無益也侯秩平昔縱盜殃民今見我來畏法逃遁耳度汝等潮民逋逃之藪不外惠來海豐甲子所東海窰碣石而已

汝五人分途驪緝無不獲者越三日蕭邦武果在惠
來縣地方活捉鄭侯秩以來百姓環庭聚觀者數千
人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含羞伏地叩頭請死因究
出造謀指使之訟師陳阿辰並拘坐罪潮人快之至
其屍所由來則係久溺餓丐招尋無主然旣有僞子
假妻爲之披麻執杖殯殮成禮則此丐亦可含笑九
原云

妙在民忙官閒一場熱鬧忽然冰冷哭者自哭笑
者自笑羞者自羞白日青天何處可以遁影耶

賊輕再醜人

余旣兼潮篆。車塵僕僕兩邑閒。一日過鄆門見數牧童在河畔偶語中一童曰橫逆哉突兀。剝婦人至赤身可殺也。又一童曰新婚遇此慘甚矣以輿夫敝袴爲新婦嬌裝當日如何下車如何入室恐是夜合巹乃夫不能無疑也。又一童曰疑亦將如之何乃夫尚畏懼不敢控告奚怪彼裊裊者哉情趣宛然。余聞大駭停車詢之諸童皆笑而走命牽一童臂以來乃言洋烏黃隴與惠邑交界之區惡賊十數輩橫行無憚此月二十日要

行嫁者于途拉新人出自輿中摩頂放踵皆剝奪以去乞畱一下衣蔽體亦不從且環而睇審其不可名言之處及賊去輿夫憐之解散袴與之周身余曰噫而言過矣行嫁則迎親多人豈能袖手旁觀多人則衣衫可讓何至用輿夫敝袴且爲之夫者又肯默不告官無是理也牧童曰貧家無多人親迎告官不能致之死非徒無益且反禍焉彼窮兇極惡之流賊殺人放火靡不敢爲誰復以身試虎口耶問娶妻者姓名曰不知問諸賊各何姓名曰尤不知也余心識之

歸而遣人密訪未能得其詳先是十八日余方抵潮署事十九日黎明有以白晝捨刦來告者陳日耀陳

陳林口供

日光林嘉昇云于是月望日在雙山遇賊十餘刀梃

交下三人皆仆地裂顱割足銅錢衣被刦奪一空熟

識三賊鄭阿載鄭阿惜劉阿訟皆滔天極惡無人不

知無人敢告無人能捕之賊也時以公未蒞任稟明

縣尉驗傷今未平復余笑曰旣無人能捕何告爲日

耀等泣曰某言其平日耳幸公蒞止可仍聽道路荆

棘貿易不得安生乎余飛差星夜往緝遂于二十二

知前言戲之耳

妻惋可憐固

日弋獲劉阿訟

神速

以來名日耀等三人與之對質阿訟

直德不津亦是爽快之賊

昂然曰是也奪其錢六千衣衫裘被之類凡有七尚存蔡阿繼家中未分散問同黨幾人曰鄭阿載鄭阿惜蔡阿繼張阿祿莊阿汎廖開揚馬克道與我共八人耳問汝等諸人聚居何所曰我輩皆不敢回家在

山中閃鑠往來草棲巖宿惟蔡阿繼廖開揚二人在家窩接物件問平日行劫幾處曰多矣難記憶也問下海刦船與否曰此則無之因設法購緝復于二十一極速雷不及掩耳是以網行盡六月擒獲鄭阿載鄭阿惜張阿祿莊阿汎蔡阿繼廖

開揚以來。皆不待刑訊。與劉阿訟所言。若合符節。余
見鄭阿載阿惜尤奇。兇心惡之。問平素。刦奪幾何。亦
云久而忘記。止近此數日內。言之歷歷。則雙山行嫁。
一婦人預焉。問所刦婦人何賊。阿載言貧人無他長
物。止銀簪耳。環戒指衣裙寥寥數件而已。問同刦幾
人。是誰下手。曰同刦仍此八人。下手加功。則我與阿
惜阿訟馬克道四人耳。問行嫁。則迎親多人。汝等敢
突出橫刦。非百十人不可。言八人。四人者妄也。命夾
之。則大呼曰再醮之婦耳。焉有許多人迎之。我等實
語。刺。骨。

止八人。今日諸事皆直言。不諱。獨何爲。以此相欺。今卽言百人。千人。亦不過一死而已。寧能于死之外。別加我罪乎。余拍案數之曰。汝等不爲善良。甘心作賊。弄平世界。白日行劫。得財傷人。罪當死。一也。男女授受。不親。奈何橫加剝辱。且不顧新婚。使人夫婦一生抱痛。罪當死。二也。汝剝奪新婦一絲不留。且分持其體而聚觀。如此辱人。乃天地鬼神所共痛憤之事。罪不容以不死。三也。阿載阿惜皆曰。我等作賊爲貧。所驅刦害多人。死亦無怨。至於剝辱。乃再醮之婦。何新說得再醮婦不值。

婚之足云。彼自家不存羞恥。則其體亦盡。人可觀矣。
必衣服去留之。遂爲關係也。彼其丈夫尚不敢出來。
控告。則此事亦可不必深求矣。余笑曰。噫婦人之不可。
再醮也。如是夫。雖盜賊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猶將輕之。況讀書明理言
節義者乎。此事亦姑置勿論。但積兇行。刦已多法不可。
活就剝殺陳日耀等一案。治罪有餘。惟是通詳每
多漏網。而無辜牽累餓殍。途中殊堪憫惻。俟枷號滿
日再議可也。卽令廖開揚。取出銅錢衣衫裘被等物。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按法懲治餘皆病杖大枷發四城門示衆阿訟阿載

惡實滿盈自處聽從民便

此人之念亦漫

矣

阿惜爲邑人所痛恨尤深環觀者千百皆嚼齒指罵或擊以沙泥燶以草火而彼婦之丈夫亦從人羣中潛錐其股灼巨艾灸之阿惜咬舌而死阿載等不數日皆後先畢命潮人相舉手加額稱大快阿祿阿繼果然大快其後亦皆病斃惟莊阿汎以頭觸庭階自稱能改過從寬杖責與之小枷阿汎竟帶枷逃脫未及兩月又不死不休天網不漏以謀財刦殺郭君芳命案獲出按問如律

婦人再醮至爲盜賊所輕甚矣失節之不可也當

時新婚宴爾旣遭賊虐乃夫又不敢告若非他案
發覺幾於有冤無伸矣羣賊橫行莫當一日數犯
不諱善良受害何可勝言此半由潮屬三年荒歉
亦半由吏治姑息成風是以馴致此極耳令君署
事數日盡力廓清盜賊至相戒曰此人一日在此
我輩做鬼亦無處偷若再半年不去我輩做鬼亦
無處逃果然數月之後匪類絕迹地方歡樂感召
天和年穀豐登向之斗米三百錢者未及一年則
石米亦止三百錢雖欲執鄉民而驅之爲盜賊不

可得也於此見邑令關係民生洵非淺妙

閩廣洋盜

深知宵小情狀

洋盜故惠潮土產也。其爲之若兒戲然。三五成羣。片言投合。奪取小舟。駕出易大習爲固然也。久矣。余以丁未秋蒞普特嚴。弭盜甫兩月。境絕穿窬。山溪清廓。時尚未越俎代庖也。冬十月。有南澳鎮差員高聰。紀壽林。耀等。賚授公檄。移提行刦。樟林港大盜林阿。相李阿來。余以足見公忠爲國心腸。緩靖地方。無分彼此。亦不暇辨。阿相等之。是否眞賊。卽依來文。喚出移解。旣而思之。海洋行刦賊徒。必多散黨還家。豈僅寥寥一二輩。若不多方。

搜緝使其根株淨盡潛藏鄉村爲害匪淺不可謂普邑無海疆責任遂漠然置之也因遣役密訪有李阿才李阿皆李阿繪三人踪跡可疑隨差陳拱陳勇攝訊則李阿繪乃從前竊豕經余拘責者憶其月日似不宜有出海之期左右密訊之阿繪果未同行且言林阿相李阿來皆昔年舊案扳累非此次在洋行阿繪老實數語了然叔之人惟李阿才李阿皆出海爲匪是實余釋阿繪去細鞫阿才阿皆皆不自掩諱直供係黃呂璜耳聾京林老貨招邀出海九月十一晚在老貨家對面南

徑山會齊山多林木衆喜其密茂遂止宿焉老貨遣弟林阿鳳以飯至山餉衆次夜抵桑田之鳳脰山藏

石洞內一日又次夜奪取海邊空船二隻共駕出

此九月十三日出之始

口之始

海十四日在花嶼洋面刦奪鄭財源鄭廣利縉子船

二隻將原船棄去十五日在福建將軍澳海面奪

坐一紅頭船載鹹魚若干十七日在井尾洋面奪得吳

德隆鹽船衆人利其寬大將鹽盡棄下水羣趨坐之

共坐二船四十人其紅頭船縉子船三者皆釋回惟留縉船中水手杜

阿利在鹽船相助駕駛九月二十四日在潮屬廣澳

洋面刦奪林有利等杉木船亦卸其杉木下水林老
○從○此○分○爲○兩○船○
貨等二十二人分而坐之阿才阿皆與黃呂璜等二
十一人仍坐鹽船是夜風濤大作兩船不能相顧遂
各飄散黃呂璜船上風篷破損米糧又竭饑寒迫身
不能久處海面于十月初四日在惠來縣所屬之香
○移○之○處○
員灣沈械入水棄舟登岸散黨潛歸黃呂璜傾跌坑
溝僵凍而死餘皆空手乞丐還家林老貨等一船尚
不知其踪跡去向也問同黨幾人曰四十三人問誰
爲首曰赤髮大哥耳聾京林老貨黃呂璜皆爲首者

呂璜係同縣人。鄉居不遠。是以知其名姓。餘皆混名。

○是○洋○盜○常○態○

綽號相呼。必見面。乃能識之。余意同黨許多。豈有槩

不識名之理。必係代爲隱諱。命刑之李阿才叩首曰。

實不知也。平日所相呼者。有陳二潑肚。侯順偷食油。

鼠。上海客文萊。薯芬筒公單鞭。皂隸侯大漢。阿肥。二

十三仔。老二。侯蕭大肚。權師。皆不知其姓名。卽赤鬚。

大哥耳。龍京亦不知何姓。林老貨亦不知何名。惟憶

老貨家在潮陽縣之隴頭鄉。有弟林阿鳳。雖無下海。
然往來要約招夥集械。皆阿鳳奔走効勞。若拘獲一。

林阿鳳則諸人名姓可識矣。正在設謀訪緝，復據

馬快陳勇稟稱揭陽縣屬之棉湖寨有黃阿鳳一名。

係出海行刦之賊。余意此必林阿鳳詭姓也。飛差陳

拱陳勇余進賚檄往諭湖口司巡檢方大忠立擒黃

阿鳳以來質之。李阿才曰：「陳二濱也。」問獲者實何姓

名。據稱實名黃阿鳳。號陳二濱。家居棉湖。係黃呂

璜招邀入夥。與阿才等同坐一船。在香員埠登岸散

獲。賊皆來問姓名。乞將三賊賞與差員報功。可得把

○此○是○得○歲○拔○原○

○可○憐○

此。刀。爲。地。方。非。答。也。

總之職余曰噫此亦甚善但賊徒尚多欲一一緝獲
必須有人質對然後無枉無縱不累善良且遲數日
待我獲有多賊則賞汝矣高聰等不能待將李阿才
三人姓名星夜飛報鎮帥太。平。將。帥。此。便。鎮帥以爲莫大奇功星夜
飛報閩廣兩省總督提督內有差員獲賊李阿才李
阿皆黃阿鳳三名被普寧縣借去之語余笑曰借衣
可穿借銀可用借賊何爲乎余初不知武弁獲賊如
許勳勞以爲猶夫文員分甘華嘗之事是以未與之
耳彼遂強冒爲已功一至此耶幕友不能平勸申文

比。辨。太。很。

七三

與之辨。謂花嶺廣瀉地方皆鎮帥轄轄之下何獨吝一鎗一刀讓大功而不建反以漁舟商艘盡借與賊今欲向縣獄之中分捕快縛來之匪黨以爲封疆大臣銘鐘勒鼎之殊勳不亦羞弁韜而貽盜賊之笑乎余曰如此非文武和衷之誼不如讓之我等焦心勞思無非緩靖地方起見若以此爲名爲功則三尺童

愧。欲。絕。

得。大。體。妙。

其。人。間。之。自。當。新。

兒齒冷矣其李阿才所供知賊之林阿鳳時卽乘飛差往緝一面移知潮陽縣差役協擒次日回報罷頭鄉並無其人余未以爲信也密令李阿才乘婦人

真壯役陳拱隨其後潛聽阿才指揮昇入隴頭鄉直至林老貨門前陳拱見其家有婦人遽問曰汝老貨亦能○在○否○婦人曰乞丐死矣陳拱復問小叔阿鳳在否婦人曰久不來也於是陳拱喚鄉長保正協拘而婦人忽改口言不識老貨阿鳳爲何人擁之入縣庭訊之婦人堅稱不識老貨亦無林阿鳳問鄉長鄉長亦言村中並無此二人名姓余思陳拱造門一問婦人不意一答真情已經畢露豈有鄉中全無此人之理命曳下鄉長夾訊之鄉長大呼曰有也但以目視二保

正而不言。余思二人必有弊。命出門外候呼喚。鄉長乃言村中向有林阿任。混號老貨。自九月他出在外作賊未歸。近有傳其已死者。不知真僞。此婦實老貨之妻。日出丐食。林阿鳳卽老貨之弟。今亦逃匿他處。保正恐難拘胎累。令我固稱無有。我是以不敢言也。因將保正蘇贊卿嚴加刑夾。楊新重杖三十。俱置獄中。謂曰阿任。阿鳳獲到則釋。不然囚之一世。越數日。差役陳拱等多方訪緝。果獲林阿鳳。以來自稱。並無下海。止奔走往來。招邀蘇阿佑。洪美玉。李阿才。李阿

林阿鳳一到便有頭緒

皆鄭旭卿。姚阿祿。黃阿德。鄭阿順。及九月十一夜餽。
飯餉衆之事。言之歷歷。洪伯豐。黃呂璜。購置軍械鎗。刀。牌。棍。大砲。火藥。鈎。鎗。鎗。竹篙槍之類。皆鑿鑿有據。

飯後因器械不足。有南徑羅朝權。遣弟羅朝學。携來
藤牌糧米。送與衆人。他事我不知也。復攝到羅朝權。
羅朝學供稱昇平世界。不意衆人有下海爲匪之事。
林阿鳳。洪美玉。平日相識。彼稱欲包蔭洋田來借牌
刀。防守盜稻。不敢不與。實因不知而悞。借之非同黨。
○先○是○局○外○熱○腸○此○則○身○在○當○局○
也。是時余兼攝潮篆。有兩邑地方之責。且羣賊多係。

潮人桑田出海廣澳劫奪皆潮陽一縣之事雖疎防非我任內而弭盜不可不清會海門達濠各營將弁

文武

以捕賊爲急俱遣目兵會同緝捕余差周拔鄭川

偕目兵劉智明周瑞等拘獲蘇阿佑卽老七二名鞠

訊之始知耳聾京卽蔡阿京係潮邑和平寨人也普

役陳拱等復拘到洪美玉一名供在潮陽鳳脰出海

行刦閩粵各船及香員澳散黨登岸之處俱相符合

復會同達濠營拿獲鄭阿順一名乃惠來神泉人卽

混名肚猴順者供有姚阿祿許阿光侯阿舜鄭阿鳳

諸人而普役陳拱等已拿獲鄭阿鳳至矣據稱廣

一到後船使有頭錯

粵西灣

行刦杉木船被風飄散之後與洪伯豐林阿任等同坐一船于十月初十日在惠州金嶴洋面奪得安興利繒子船二隻始將杉木船放回而繒子船亦釋去其十五日在海豐下湖東洋面刦奪陳元魁糖船一隻二十五日在碣石地方與官兵哨船相遇拒捕對敵被砲火傷死者六人赤鬚大哥芬筒公單鞭皂隸二十三仔老二猴其赤鬚大哥卽洪伯豐也林阿任蔡阿京共議舟中無棺斂將所獲布疋纏裹六屍

投之海駕船飛遁二十八日米糧乏絕遂在大鵬山

散夥之處此後地

方

將器械沈水散夥登岸其繪船水手杜阿利先

于十月初六日在金嶼山邊取水乘閒逃回杜阿利結局去矣復

據達濠營把總翁耀拿獲許阿光一名移解前來卽

混名上海客亦近偷食油鼠者也而差役鄭川翁燧

此渠魁也鄭應等多方訪緝弋獲林老貨卽林阿任一名據供

因家貧米貴九月初七日往麒麟埔墟買米遇洪伯

豐蔡阿京黃呂璜商謀出海行刦米船係伯豐起意

爲首同夥四十三人除衆人所供之外尚有李阿元

尾李阿完。高阿童。高阿權。蕭旭友。王阿貴。陳烏卜。蔡阿發。孫阿尾。黃阿九。吳大英。楊阿勇。陳阿陽。莊阿耀。劉阿應。盧阿利。李武臣。王阿熊。及呂璜所誘之頑童。鄭阿尊等。其自出海行。刦閩粵各船。以及散夥分賊。之處。與衆人不謀而合也。此亦渠魁。而蔡阿京一賊。亦被差役。鄭川翁。趙林光。林潔。陳萬科等。購得凶線尾。其行踪。擒獲以來。復檄行普邑署典史張天祐。帶同本縣幹役。按照所供住址。拘獲權師。卽高阿權。一名李十二。各盜就獲。如○金○入○網。卽李阿完。一名高阿童。侯阿朝。卽阿肥。及鄭阿尊等。

三名復關移惠來縣拘獲劉阿應一名而高阿權先于十月初六日在惠來鄉閒薯園被鄉保緝獲惠尉

嚴刑不承惠令刑夾

賊骨

四次亦不以實告羈獄久之因

病醫調乘隙逃歸十一月二十八日方回到舍而初

一日已就縛矣初猶支吾抵飾及見同黨齊集衆証

應悔從前推夾

明確亦自直認不辭不待刑法之及也復關移海陽

縣獲到吳陳盛一名達濠營千總陳安瑞在錢崗拿

獲袁阿仁一名復據差兵陳武吳萬在青洋山拿獲

姚阿祿一名皆質訊無異則此案大盜已拘獲十八

九人矣而王阿貴就獲于羊蹄嶺

碣羅

海防

鄭阿清卽鄭旭卿

就獲于葵潭黃阿九孫阿尾陳烏卡蔡阿發李阿元

尾就獲于海豐皆碣石鎮所遣營弁目兵在各處訪

緝弋獲者也

潮州鎮差兵林捷先在揭陽深浦山下

拿獲楊阿勇卽文萊薯一名而盧阿利李武臣王阿

海防

碣石鎮獲賊

熊陳阿陽莊阿耀吳阿來吳大英侯阿舜卽侯大漢

皆就獲于南澳南澳鎮咨解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等

以粵省之案較重將盧阿利等解回發交潮陽縣承

審計此案盜夥惟林阿鳳未經下海鄭阿尊被欺爲

龍陽雖同在舟中。不分財物。不知行劫爲何事。此外。
實賊四十三人。今緝獲三十四人。碣石鎮官兵殺死
六人。惠來登岸跌死之黃呂瓊一人。則四十有一人。
矣。未獲者蕭旭友黃阿德耳。然各賊皆稱旭友卽蕭
大肚也。砲傷嚴重。散黨之時不能行走。必死在大鵬
山中。止黃阿德一人未知去向。益底遊魂終無所逃。
于天地之外。徐以俟之可耳。當堂鞫訊。則船戶鄭財
源。鄭廣利。林有利。杜阿利等與羣盜俱皆熟識語言。
笑貌不啻故人。自桑田鳳脰出海之後。花嶼將軍燭。

○識○認○的○輩

井尾廣鴻所刦各船四十三人之所同也其自十月

初四以後所刦安興利陳元魁等船則洪伯豐林阿

任蔡阿京許阿光姚阿祿侯阿舜李阿完高阿童鄭

阿清鄭阿鳳王阿貴蔡阿發李阿元尾陳烏卡芬筒

公單鞭皂隸二十三仔老二猴吳阿來蕭旭友黃阿

德等二十二人之所獨也李阿才蘇阿佑等二十一

人雖少刦二船無拒敵官兵之罪然遊奕海面非止

一日剽掠聞廣非止一船得賊有多寡按法無輕重

藁街之律均不能寬亦不必分首從也林阿鳳永徙

後一船詳悉

則先一船人數可知

邊陸鄭阿尊年幼無知與羅朝權羅朝學並行責釋。

被棄下水之杉木魚鹽及所捨衣服銀布俱于各盜名下變產追賠給主其兩船所用軍器既經沈沒海中亦不必深求矣余于此案大盜設謀購緝晝夜焦勞差役奔趨於四境而隣邑同寅不以爲忌羽檄縱橫於遠近而文武將弁將弁亦督協心宣力不以爲嫌始以旁觀之熱腸爲隣封驅除稂莠繼以攝篆棉疆身在當局有承審之責任爲兩省永奠安瀾其獲之也勞則審之也逸覺向日之爲人者今皆所以爲已可見緩

靖地方不必存此疆彼界之念文武和衷公忠爲國
天下焉有難處之事哉林阿相李阿來二名鴻鎮知
其非賊發回保釋粵省督撫臬司行查誣良爲盜官
役職名余曰噫南鴻鎮營之功不可沒也因假而得
眞阿相阿來何吝焉乃以林阿相爲普邑馬快役專
司捕盜李阿來以老歸農從茲閩粵海疆二三千里
波濤不動商賈晏然亦官斯土者之一快也夫

普邑無海疆干係只是旁觀熱腸不禁技癢東拘
西緝南檄北關所謂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也到潮

後駕輕就熟搜捕如神文武和衷鄰封協力奸徒
焉有漏網乎一片公忠爲國之心於此可見

兄弟訟田

故民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人相友愛也娶後分產異居父沒剩有餘田七畝兄弟互爭親族不能解至相爭訟阿明曰父與我也呈閭書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與長孫之語阿定亦曰父與我也有臨終批囑爲憑余曰皆是也曲在汝父當取其棺斲之阿明阿定皆無言余曰田土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

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相強。
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
余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
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
會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隸役以鐵索一條兩
繫之封其鑰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聯
袂而食並頭而卧行則同起居則同止便溺糞穢同
蹲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

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年。齒亦不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此著更奇。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予然一身田宅。皆爲已。有何等快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木石鳥獸亦必回心。二子。他日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深爲汝等憂之。今代汝思患預防。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明居

趣話

長畱長子去少者可也定居次畱次子去長者可也
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長子押交養濟院賞與丐
首爲親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無田可爭他日得
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今不敢矣余曰
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至死不復
爭阿定曰我不受也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余曰
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
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卽有此心二人之妻亦
未必肯且歸與婦計之三日來定議越翼日阿明妻
欲○伴○化○其○害○人○

郭氏阿定妻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當堂求
息。姊如相扶攜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
不愛田。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愚蠢不知義理。致
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慙愧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皆
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齋僧可乎。余曰。噫。此不孝。
愚人語
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撲死矣。汝父汗
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弟兄鶴蚌相持。使禿子收漁人。
之。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爲兄則讓弟。爲弟則
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爲汝父祭產。汝

至情至理

弟○兄○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皆○叩○首○稱○善○教○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歡○欣○感○激○當○堂○七○八○拜○致○謝○而○去○兄○弟○妯○娌○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間○遂○有○言○片憲憲無非爲此禮讓者矣。

此案若尋常斷法弟兄各責三十板將田均分便可片言了事令君偏委婉化導使之自動天良至于涕泣相讓此時兄弟妯娌友恭親愛豈三代以下風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稱循良

卓洲溪

○此○等○不○除○便○爲○大○盜○
有饑民乘黃昏駕船在卓洲溪攘客適余自普之潮
以是夜二更過貴嶼見一人攜輿號呼自稱我郭元
藏也晨往軍埔墟貿易暮從石港泛舟還中流被盜
攬去銅錢八千黃白楮四十束布衣履囊筐各一事
舟人王阿象赴水逃生同避難者李啓宣黃朝盛也
問賊何情形曰十餘人駕八槳船母船不新不舊爲
篷四前一篷破損後載竹篙鎗一束余卽于道中停
○大○敵○
與張燈草檄調保正楊勳李續蘇贊卿楊新等率丁

壯八十名沿溪飛捕獲者懸賞十金縱者重杖濁百

越次日尚寂然無踪也

○得之矣○家久矣○

因思多漿船母船非內溪所

有乃隆津練江運載私鹽之兵復調集水保方東昇

姚萬進鄭茂紀姚子寧等在于練江後溪港一帶遍

行訪緝越三日果在溪墘鄉港內謂當是而非獲八漿船母船

一隻繫維草岸內有竹篙鎗一束其前一篷亦破損

問主者則鄭良煥鄭阿清鄭侯器也拘長煥等問訊

皆茫然不知謂船式偶爾相同且自稱因貪違禁私

置多漿船母船採捕有時竊載一二石私鹽亦不能

老實

免實無攘奪卓洲溪情事詞甚可信余以鄭阿情素比匪江上船母船有幾平日非善良能攘竊者有幾皮不善矣無不瞭然者數詰問不以實告將刑之阿清乃言

鄉人鄭阿忠鄭阿鄒于二月二十三日在下尾橋邊貨賣番薯見王阿協范阿義駕八槳船母船乘風飛駛直入貴嶺其舟中有十許人竹篙鎗一束正卓洲溪被擒之日此其是矣復喚鄭阿忠鄭阿鄒赴訊如所言因命捕王阿協等則王阿協范阿義相率昂然甚高幾于鄉處此皆自行投訊余心疑其爲良民也忽階下有以鄉音相

語者曰此必良民也若是盜賊焉敢自來送死味其語意似故使余聞知者余思此左右有人非果善良則爲大盜未可輕釋當從容訊之阿協阿義果不承

鄭阿清等亦無以相難也惟保正鄭茂紀言阿協乃

有名積盜保正李纘楊新言范阿義素非善良而鄭長煥言二人平日皆在姚紹聰船母船上住宿寢食無他處因復攝到姚紹聰鞫問則紹聰佯爲不識阿

協阿義二人也者且自駕雙槳小舟赴驗明非船母情詞亦似可信也而姚族生監多人林立階下請釋

善良以安本業余曰且遲之復有惠潮道差員李姓
者扣扉諸見余不納遣閻若問所欲爲則言貧民乏
食相攘竊亦屬細故不可以大盜通詳恐於道憲考
成有礙余曰災黎元氣未復大事亦當化小吾但欲
○情○法○兩盡○七○人○之○言○
有罪者伏其辜不肯使于連者疲于路詳解則牽累
多人吾不忍也李又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皆善
良請早釋余曰良匪俟審明乃知此非吾所得自主
也越日將再訊思此人出巨族勢力蟠結堂上方發
○果○然○可○畏○
一言外閒已知趨避百足之蟲扶之者衆恐未易得

情。乃屏左右於內堂。訊之一切閑人皆驅逐。勿令窺。
伺語言待質諸犯。亦分置各處。不使相謀面接耳。先
呼保正鄭茂紀責之曰。汝職在地方稽查奸匪。今縱
人讓客而不以實告。即是汝作賊也。汝鄉中出爲匪。
者幾人。姚紹聰船母船。今匿向處此雙槳小船。又從
何來不實言先夾汝。茂紀乃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
義此三人。捨刦是實其餘同伴不知姓名。姚紹聰入
槳船母船前篷破壞。先在南塘鄉池中。後因追求日
急潛令其兄姚紹貴于十五夜駕出海門。猷灣籍稱。

採捕急則便于遠颺其雙槳小船乃事發之後在和平港內以二金購來抵塞者我畏其族大強兇是以不敢言也余叱退之呼王阿協至前給之曰汝乃爲紹聰所欺無故以父母之身代人受刑法今紹聰已自不諱謂此八槳船母船實所置造前篷破損先沈字○字○語○着○心在南塘池中後使其兄姚紹貴駕出海門今在猷灣弋獲矣其雙槳小船乃在和平買來抵塞者價銀二兩汝尚能代爲掩論乎吾固知汝等窮民無家可歸窮○轉○得○妙○以○言○歸○之在人舟中度活亦是可憐之事汝等但勿作賊何必

。 。

直○窮○到○底

。 。

。 。

。 。

王阿協亦考

。 。

。 。 。 。 。 。 。 。 。 。 。 。 。 。 。 。 。 。

紹聰招來所得郭元藏等錢十二千七百五十文皆
姚紹聰俵分奈何獨歸過于我乎繼呼范阿義至亦

如王阿協所言乃訊紹聰紹聰猶支吾掩飾以王阿

省集。

協范阿義供詞告之紹聰亦直受不辭且悉數所得

謂是善難得假也

賊物多猪肝猪肺二者郭元藏嘻嘻叩首曰有之日

前賊單偶遺後乃記憶以細微不敢瀆請今紹聰自

言及此其爲此案真賊無疑矣方東昇言邱阿竈乃

姚萬進哨丁先在姚紹聰家擒捕王阿協爲紹聰沂

阻阿協得脫乃自赴投訊又捕獲阿義之兄范阿喜

故仇誣非同黨也。而許阿加陳伯榮陳伯爌陳伯鳳皆與阿協阿義有宿怨。且有多人公保良善惟范阿喜姚阿相等跡甚可疑難以掩飾而亦有生監多人積習如此。保結求寬且有道差爲之左右稍一究詰則波及富厚良民必欲直窮到底恐無辜株累者必多從寬將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等創懲示儆而爲首之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各予滿杖枷號三月示衆滿日再責四十板造入匪類冊朔望具結點卯追賊給還郭元藏李啓宣黃朝盛等八槳雙槳大小船卽以充賞。

仍于姚紹聰名下追銀十兩分賞保正壯丁示無失
信。自是溪河肅清夜舟往來無窒礙。惟道差李姓者。
當○得○許○多○不悅且駁駁有後言矣。

饑民攘奪似小竇大不可不嚴然欲以刦賊通詳
而置之死地則又似大竇小情不忍也荒歉之餘
弗堪久累使事主有原貯之獲而無解省跋涉中
途餓殍之憂莠民有懲創之苦有萬死一生之慶
從茲改過遺善不敢爲非法如是足矣當令君初
到時此類甚多欲詳不可勝詳數月之後遂已絕

跡併攘雞盜狗者亦無之乃知大事化小亦整頓
地方之要着不可以文法拘之也

惡習宜禁

潮屬詞訟。好牽告。多人相磨累。以示威武。或捏造花名。
居奇網利。或行賂改匿。移向他人。蓋訟師蠹役樂此。
爲利余方厲禁之而未止也。一日有鄭娘賣歐死林
嘉桂命案牽連助毆之人甚多。鄭阿祖出題一名與焉。註
係梅花村人。遭役攝訊。闔村並無阿祖。據屍母陳氏
稟稱卽鄭啓亮。隨呼啓亮赴訊。自言小名阿清。並非
阿祖。屍兄林嘉樹力爭。此人實是阿桶。如係阿清。我
甘反坐。蓋潮邑鄉音。祖與桶兩字。如一並無分辨。余

異之。謂啓亮曰。今日所重在有無助歟。汝卽阿桶亦
何妨。舉。自○招○其○禍。啓亮呼天搶地言。若是阿桶便助歟。是真林嘉
樹亦指天誓日。言。啓亮若不是阿桶。我便誣告是真。
余曰。噫。此易辨耳。命兵房取家甲冊來觀之。則鄭啓
亮小名乃阿稱也。字畫濃淡一色。渾然無閒。余曰。若
是阿清。則無疑義。此稱字可疑。恐係桶字所改。再取
五年舊甲冊觀之。亦是阿稱。但中間精○細○小點墨色。加濃。
不似一筆書成者。且閑其兄弟小名旁。皆從木。豈有
啓亮一人。獨從禾邊之理。拍案呼曰。鄭啓亮好大膽。

也。汝小名實係阿桶。敢改阿稱以欺我。將謂我可欺乎。今助毆是真矣。且問汝家甲冊作何改法爲汝改。

者誰也。

啓亮知不可隱。乃言實名阿桶。托兵書林集

更大

賢代改者。拘林集賢對質。則得其賂錢三百文。代爲

盜改家甲冊。是實將林集賢痛責四十板。革退兵書。

足見公時

121

荷校于市者兩月。啓亮亦加重責。審無助毆情事。余

嘆曰。鄭啓亮弄巧成拙。深可笑也。汝家住梅花離縣

二十里。鄭娘寶致死林嘉柱之日。汝實未嘗在場。風馬無干。本縣自能審釋。使無串通蠹役盜改官冊。此

刻寧家去矣汝何以深心揣度知我必吊觀甲冊又
何以深心善謀速舊冊亦併添改作弊如神可畏殊
甚豈料我之燭奸亦如神卽彌縫至精至巧終難以
相欺乎衆人皆叩首稱神明鄭啓亮以頭觸地乞矜
釋余曰弄法蒙蔽非常大惡吾方爲潮邑除奸弊此
事斷不可寬亦荷校于市使吾民知法紀可也自是
作弊者稍斂余亦嚴禁代書不許牽告五名以上而
習俗爲之一變矣

作弊奇捉作弊更奇如此細心焉有寃抑

鹿洲公案卷下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平和張宣逸夫校

雲落店私刑

戊申二月五日有吏人過普邑之東郊福行人則一人肩行李以從後兩人似學步輿夫昇一人被傷憔悴投宿邱興旅店次日清晨肩行李者先驅從郡城大路以去。

卑者尚卧弗起。吏人偕兩輿夫將行。未行。邱興問之。
吏人曰。竊銀賊也。將稟官究治。以病未能行。有頃。吏
人及兩輿夫亦去。邱興往視病者。則其族人邱阿雙。
也。詢之。不能答。以手指畫似言。被毆將死之狀。邱興
怖愕。白鄉長高伯友共追行者。走二里許。及之。三人
皆與俱歸。伯友問其故。乃知爲海陽縣吏李振川。自
省歸來。至葵潭。僱募邱阿雙。代肩行李。在雲落旅店。
夜失四金。阿雙認竊。未償。因拉赴普邑。欲稟究追耳。
其兩人林阿雄。吳阿尾。亦阿雙之儔類也。阿雙有兄。

邱阿楚爲普禁卒。邱興喚之來看。視則阿雙已不能言。過午後死矣。乃相與赴稟縣尉。收振川三人于獄。申詳到潮邑。余星夜旋普相驗。右額角有木棍傷兩手。大指有繩索絆傷。青○此○傷○痕○令○毛○髮○上○指○目○背○盡○烈○頭上周圍有篾箍傷。左右額角又有木片支櫓傷。腦後腮頰腋脰下體俱有烈火烤燒傷。遍身叢毆條條有似藤條亂擊傷。余曰噫慘哉。誰橫逆至此極乎。勿論鄰邑書吏卽當路顯官如此所爲。我必令償其命也。當場鞫訊。則李振川自認失銀。疑竊情由。及以折床木拴擊其額角一傷。餘皆雲。

落汛蔡管隊及兵丁四人所爲與已無涉而吳阿尾
林阿雄亦言細打籮燒諸事果係汛兵鞫賊欲追客
銀有店家徐阿丙可訊余思此等異刑惟捕盜營兵
乃有之恐所言未必無因復見吳阿尾左手大指上
亦似有繩索痕問之阿尾固稱無有余不信復視其
右指亦然合而觀之則以細繩連綑兩大指懸之梁
閒俗所謂雙飛燕吊法也睇審其頭上亦有篾籮痕
解其衣則肋脇之際亦有火燒痕余曰噫奇哉汝一
身與死者無異但傷痕較輕汝何以緘默不言至我

問及尚再稱無有。則彼銀非邱阿雙所竊。實汝有。無。故不敢言也。畢竟是誰刑汝。亦當言之。明白。吳阿尾曰。亦蔡高也。余曰。蔡高如此橫逆。汝何以不言。阿尾曰。振川令我勿言。恐作命案。內干証。拖累死耳。余曰。蔡高所爲之事。振川令汝勿言。無此理也。阿尾言。振川憐我負販窮人。遭波累解審。無所得食。失銀係。彼切已事。當爲蔡高所累。萬不可免。多我一人無益。也。余照例錄供。填註圖冊通報。一面移檄雲落汛。提到蔡高及店家徐阿丙。蔡高極口稱冤。而吳阿尾林

阿雄尚附和指証。因復移檄惠來營。將蔡高革除名糧。以便刑訊。一面移取縱兵職名附詳題。參復吊集犯証。虛公研審。則徐阿丙此供一出盤庵現形供詞與衆大異稱。振川有族姪醫卜長途不能存活。先一日來投雲落店。初三日夕偶爾相逢。亦與同宿。懇振川借給資斧。俾得還家。振川許之。越日黎明。振川失銀四兩。及錢八十文。因謂同宿者曰。官銀被盜。事關地方。汝衆人不協力。追求將逼累汝等矣。店中之人。皆大恐。互相盤問。傭夫林阿雄等僉謂邱阿雙終夜不寐。開門出入二次。

○更○人○聲○口

遂以阿雙爲偷竊直向追求。阿雙不服。振川曰盜。

○盜

官銀打死勿論。取折床木拴擊傷阿雙額角復命族。

姪共繫之族姪恨其竊銀致振川所許資斧竟成空。

○私○恨○

○送○刑

虛以細繩合細阿雙兩大指懸之梁閒投束薪之堅。

直而長條者鞭之數十衆人皆勸阿雙供認。阿雙仍。

不服。振川復與其姪用竹篾縛成圈子。縛其頭腦之。

○橫○進○極○矣

四圍削兩木片支其左右頭角使縛內滿而緊束目。

睛若將吐出然阿雙仍不服。復用山茅焚火爇其腦。

後腮頰腋脰下身。阿雙言吳阿尾同床何以得免。振。

○炮○烙○之○刑

阿雙言吳阿尾同床何以得免。振。

川叔姪復疑阿尾同竊亦縛阿尾以治

者。事。

阿雙之法治

之而阿尾亦不服也振川以阿雙倔強銀不得出始

赴汎弁言其事把總王大振以事關地方遣紅旗蔡

高至店查問阿雙自度不免信口支吾蔡高亦以爲

果偷兒也勸振川解其縛押搜前銀終無所得回覆

汎弁王把總曰鞠賊乃文官之事令振川帶赴普邑

此亦得體。

襄縣究追振川叔姪遂以阿雄阿尾偕阿雙往普作
証甫行數里阿雙又稱銀在店中振川等復將阿雙
回店遍處搜尋仍無踪跡日將暮蔡高復至店中恐

阿雙夤夜脫逃爲地方累。令振川以繩縛其手足而
睡。至初五日黎明。阿雙已受傷深重。不能行走矣。振
川乃許阿雄阿尾酒食。令其昇。阿雙至普邑。尚望追
出原銀。不意一朝畢命。此當日實情也。余不信命夾
之。謂振川阿雄阿尾前言已盡。豈汝一人所能飾說。
汝得蔡高賄幾。何欲脫有罪害無辜乎。徐阿丙曰。天
日在上。夾死不敢妄言。請從容細審。到水落石出之
後。如非振川叔姪所爲。則以我償其命矣。問振川叔
姪何名。阿丙曰。不識也。當問振川。乃知之間營丘。

蔡高亦可惡

人何名。阿丙曰。止有蔡高一人。並無他兵。夾死亦不能。造出名姓也。喚阿尾。阿雄與之對質。阿丙詈其昧心。誣良必遭迅雷擊死。阿尾。阿雄。理屈不敢與辯。命夾之。兩人皆曰。阿丙所言是也。我等前日悞聽振川商謀。謂人命重事。禍累無休。家貧不能備具棺斂。與原告和息。不如三人合供營兵打死。汛官必懼而求和。邱阿楚得賂領埋可免通報。我等皆無禍難。於是細打籠燒諸事悉諉營兵而木條細傷。供爲弓弦所打。今汛官不出和息。命案已經通報。徐阿丙活口現在供。

証鑿鑿我等豈能復昧良心乎此人實係李振川叔

老練不苟妄

姪打死與營兵無干涉也余思屍塲驗訊之時吳阿

果然

尾匿傷不言原有情弊設非振川凌虐何以教令勿

言因復訊阿尾曰汝當日身傷亦言是蔡高所爲今

何謂營兵無涉阿尾曰惟是振

寫情

川刑我所以令我勿

言我因聽其謀欲冀和息所以當塲默默若果蔡高

實理

細我吊我縊我烤我我肯爲之隱諱乎今日所供乃

是實情雖斬首入地亦不敢言非振川叔姪矣訊蔡

高蔡高抵死不承乃訊振川振川嘆曰前生夙孽願

死無所言。余曰：阿雙一命畢竟斃于何人之手。振川曰：我老實也。余曰：阿雙強壯，汝羸弱之軀，何以能制其死？命必受蔡高賄買耳。振川曰：族姪李語了然阿顯助我非受賄也。因將當日細打鑑燒情形備述，不諱與徐阿丙所言俱相脗合。問前供何以不及阿顯？阿顯家居何處？有父母妻子與否？振川言：彼時欲推諉營兵和息，了事是以不及阿顯併自己亦不承招。今則道其實耳。阿顯家在惡溪韓文公驅鱷之處，無父母妻子子亦是實話。然一身東食西宿，自普邑先回之後，不相聞問者數。

無根之人豈易拘到

月未。知復出周流道路否也。余星夜關移海陽縣專
差守提果獲李阿顯到案當堂一訊不待刑鞫遽將。
有○神○使○之○
當日偕叔李振川酷虐刑死邱阿雙情形直言不諱。
與徐阿丙李振川等各供先後脗合余曰噫是矣乃
定爰書擬振川抵償阿顯杖流三千里蔡高徐阿丙
不行勸救阿尾阿雄初供不實各予八十重杖解府
審明轉解臬司臬司以初報供指爲憑今審係振川
阿顯致斃與原詳不合檄駁覆審余復虛心靜鞫詳
省○弓○無○數○第○墨○
慎研訊再無可疑仍照原擬解上大拂臬司意時必

欲坐蔡高兇手取約兵不嚴職名附參見余不依檄
駁翻案不勝憤怒欲加以易結不結罪名劾余落職。
余曰殺非辜真讀。吾人語。之人命以保一已之功名此事豈我爲
之哉不如削職入深山讀書仍不失故吾也。臬司復
調余至省令覆訊且面諭曰汝特才執性目無上司。
我原檄如何駁詰汝竟置若罔聞此案若非營兵兇
手何能爲此酷刑汝從前驗報如彼今日審詳如此。
何以達部結案茲付汝再審汝其慎之余曰某無才
未職安敢任性已照憲檄嚴審而犯証矢口不移無

如何也。海濱之人爲盜捕盜無所不諳。細打鑑燒之事原不必待營兵而後能振川身任縣胥豈不知殺人者死阿顯並未刑鞠亦皆甘罪如飴此則鬼物憑之。人命關天不償不已豈人所能強乎。蔡高實係無辜故令屈抵不特抵者不願恐受抵者亦不願也。當時錄供通報則據所言如彼今日審出實情則定爰書如此大部駁詰亦無如何去官事二句可入語錄小枉殺非辜事大惟有靜聽衆革而已。臬司怒不可回跳叫詈罵欲行揭參左右曰免冠叩響頭謝罪余笑曰免冠亦不行。

妨。但頭。好付之笑。何能響此事我未之學也。臬司亦笑且恨。因曰。汝且虛心再審。不必執定意見。余曰。不敢也。余思限期已迫。若待再訊解府。府訊解司。則緩不及事。因將案卷人犯帶赴本府公署會審。駁詰刑訊。以府憲胡公爲主。余從旁靜而聽之。命胥役亦於其旁並記。口供。則振川阿顯。蔡高阿丙。阿雄阿尾諸人堅供。如前。至死不變。余更改問語。補新供。再將原讞叙入。携質臬司閱畢。大怒罵曰。汝止自改問語耳。供讞則仍舊。眞目無上司。視我若狗吠者也。余曰。不敢問語出。

自問官可以更改口供出自犯人死生關係豈問官所能移易口供既不可移讞語自難更張今日之案實無疑義請憲臺明鏡親審如有謬戾罪不敢辭臭

司曰親審若有別情揭叅必不可易余曰願之遂趨出同列皆爲我危余曰我自幼貧賤以至今日一官有無何足輕重殺人以媚人此官尚可爲哉越數日臬司親訊疑振川等受人賄囑將遍刑之振川曰我在公門數十載豈不知殺人者死雖有千金之賄賂而無性命以受享得此欲何爲哉吾以四金不能舍眼。前。道。理。下。用。多。言。

之。故悞殺一人。今復誣罪于無辜之人。是我又殺一人也。此案不枉卽夾死亦無他供矣。阿顯曰。我殺人不認。乃當刑夾。旣已供招明白。不敢架禍他人。又何夾焉。蔡高曰。吾今日卽死于夾。不敢代人償命。使邱阿雙含怨九泉也。阿丙阿雄阿尾皆言前供是實。今日夾死亦再不能轉移爾。臬司顧書吏而笑曰。伊等作手如此精妙乎。吾欲翻案。則無從翻起。欲刑夾。則無從夾起。書吏曰。此是實情。非作手也。且將此案商之撫憲可乎。臬司曰。善。卽以其情入白之。無憲曰。可。

矣。遂依擬題結而李振川李阿顯數目之閒先後俱
卒于番禺縣獄不待刑法之及也。

雲落非刑聞者髮指若使抵償不辜千載有餘恨
矣去官事小杆殺非辜事大如此乃可執法

三山王多口

有陳阿功者。以急究女命來告。云其女勤娘嫁鄰鄉林阿仲爲妻。于歸三年。未有男女。仲母許氏。素酷虐。憎女貧窶。此九月十三日。我造其家。看視之。則女杳無踪跡。不知係打死滅屍抑嫁賣他人也。問汝女曾否往來汝家。曰八月來。九月初六日方去。有王阿盛可質。攝訊之。則阿仲母許氏。切切鳴冤。云寡守十七年。始娶一婦。而媳婦連月歸寧。七月閒往復者二。八月六日再去。十七廿四初三速之數次。皆不還。不

知何故至此十三日陳阿功忽到我家欲索女命此必係阿功立心不良欲圖改嫁故藏匿耳問陳阿功女在汝家以何日旋去輿耶步耶何人偕之行曰女九月初六日言歸貧人不能具肩輿遣其弟阿居送之半途步行而去問汝兩家相距遠近幾何曰十餘里阿仲母子大呼曰並無歸來皆是實情左右隣可質問王阿盛汝子何日何處遇見陳女旋家曰聞阿居言之耳未見也我家里許有三山國王廟我九月六日鋤園道左見阿居自廟歸來言吾父命我送姊還家我問

阿盛亦老實。

曰姊在何處。阿居曰去矣。我所聞如此而已。餘不知也。問陳家貧富何如。阿盛曰貧甚至廟幾里。曰三里許林家至廟幾里。曰六七里。呼陳阿功詰之。曰汝女既已適人。汝家又非甚富。值茲米珠薪桂之秋。日日歸寧。何爲且夫家促回三四。汝不聽去。又何爲初三來請。汝既不依。豈有初六無故自行送去之理。又不令汝子送至其家半途而返。與無干之王。阿盛言之。何意汝子無心一言。汝又何從而知。遂援引以作證。據其爲汝改嫁。播弄機巧。無疑也。阿功呼天撲地哭。

斷得倒

曰。父子至情疏水可甘。何必富婿家催促再三。堅不許。自覺過當送還補過理所當然。兒子尚幼離家。二解。三解。不敢太遠。至于半途。則婿家亦已在近。我怪兒回太速。詰以未至半途兒言已經過廟。有阿盛叔看見。今女無踪。是以牽連及之。我非不知女子從一而終。豈四解。五解。有婿在別嫁之理。喚阿居問之。則年方十歲。云送姊至廟前而返。問何不送至其宅。曰。父命我回家牧牛。聽姊自去。嚇之曰。姊現在汝家嫁人。何敢欺我。汝不六解。貴言。斷汝指矣。阿居懼哭而不言。再三餌之。總曰。無得。開。阿居亦利害。

此事問廟有僧否。曰無。有乞丐否。曰無。有左右有
人家否。曰無。有樹林否。溪河池塘否。曰無。有問汝
家左右鄰何人。曰左右俱無隣居。余終疑陳阿功所
賣較成機局。而阿功刁悍阿居幼小皆難于刑訊。思
南人畏鬼當以言試之。召兩造謂曰汝二家俱無確
証。難定是非。既道經廟前。則三山國王必知之。汝等
且退待我牒。王問虛實。明日再審。越次日直呼陳阿
功上堂。拍案罵曰汝大非人類。匿女改嫁。且聽信訟。
師欲以先發制人。汝謂人可欺乎。人可欺天不可欺。

舉頭三尺有神明。三山國王告我矣。汝尚能強辨乎。
汝改嫁何人。在于何處。得價幾兩。我俱知之。汝不贖。
還今夾汝矣。阿功懼不能答。伏地叩頭求寬。余曰。贖。
還寬汝。阿功曰。是也。爲窮餓所驅。嫁在惠來縣。李姓。
者聘金三兩。願鬻牛以贖之。卽將陳。阿功痛杖三十。
枷于市。命之曰。贖還釋汝。不贖不還。枷死乃已。於是。
阿功使其妻王氏往惠來求贖。李姓勒令倍償財祿。
○牛女。俱去。可謂敗了夫人。又折兵。
王氏鬻一牛及幼女。得六金。贖之。林阿仲聞有大金。
懇勤娘失節。遂私與王氏講和。得金更娶。而勤娘仍

歸李矣。陳阿功荷杖兩月幾斃命。謂其妻曰。早知三
山王多口。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免受此苦楚也。今
事畢。宜稟官釋我。王氏以其言來告。余笑而釋之。

陳阿功乃絕好訟師。自犯自告。令人不疑。任汝層
層駁倒。伊却層層辯。開舌底生蓮。殊難招架。此等
人若不畏鬼。將以何法治之乎。早知三山王多口。
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二語可謂奇絕。

西穀船白

潮爲郡故產穀之區也三歲淳饑民生艱食雍正五年制撫大吏請于朝議發西穀十萬石勺貯潮屬各縣倉備賑恤平糴之用詔報可兵民以手加額○當八之民漢之感從茲年有矣相慶慰而是年夏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穀價稍平秋冬閒撫藩派撥省倉西穀發運惠潮觀察樓公故廣州郡守也公在廣府任內平糴出入存畱未買穀價五萬四千二百八十石應買穀還新守補倉而潮爲公所屬郡乃議往高州買穀運潮省勞費時嶺東

穀價石尚八錢。西穀上者不過五錢。中者下者在三四錢之間。一舉兩美。制撫以爲便。於是運潮之穀。樓公毅然任之。領出穀價遠近。並買置潘田司巡檢宋肇。燭烏槎司巡檢張宏聲。三河司巡檢張德啓。招寧司巡檢范仕化。分途押運。潘田司素有幹才能權子母。將穀價于佛山購廣鍋棉布之屬。帶往高州發市。然後買穀以歸。稍延時日。悞風汛。卽在高州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又在香山海洋。報稱被盜。又報漂沒三舟。而私貨毫無損失。或者疑之。烏槎司亦在

海豐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招寧司專在省城
領運近買之穀一萬五百五十石全付潮陽范巡檢
以海船險苦先由陸旋潮押運人役各與船戶串通
沿途盜賣每賣穀一石押運得錢百文以爲定例所
督八船自二月十八日在省開駕至四月二十八日。
出題鄭重船戶來歷在此
到潮邑之僑口余適會海門潮陽達濠三營將官勘
酌脩造戰船木植聞西穀備極不堪兵以發餉爲患
因檄行押運巡檢范仕化就入船中各起好穀一石。
送至縣堂會同海門營叅將許君諱大猷潮陽營遊

攀劉君諱廷俊守備永君諱福達濠營守備吳君諱

大口處廣者十目所視

。

嵐卽于縣堂之上眼同風颶每穀一石有扇淨八斗二三升者有七斗五六升者合計勺算石可得淨穀

八斗復令范巡檢會同弁目碾米每石得米三斗八

九升或四斗不等色黯且碎三營有難色余謂范巡

檢曰聞西穀素佳道憲軫念民瘼豈忍以有名無實

之穀失嗷嗷待哺之人心皆君輩不慎致使船戶舞

弊至此將奈何范憤然作色曰此皆道憲所買之穀

好醜惟道憲是問船戶不敢損毫芒也時道府檄催

一好推卸

收穀甚急。且言船泊海上。風濤不測。萬一有意外之
虞。將誰任咎。余曰。然。且受之。遣書吏黃遇。趙平。邱潮。
黃輝。陳良。陳智等。帶領小船數百。往磊口接運。則見
船上高飄黃旗。大書奉旨。抑運憲役高光等十人。
及招寧司外甥馬相公。弓兵董明。皆正容端坐。作上
司。○自然如。此。○得時。得氣。
差員行徑。舵梢水手。如虎如狼。指揮呵叱。黃遇等。
相顧憚息。莫敢出聲。先以水浸爛穀。攪和量交。羣吏
以不堪貯。厥爲請船戶。厲聲曰。大老爺發下之穀。雖。
粗糠沙泥。誰敢不受。汝主欲做官否也。吏皆曰。非敢。
○說得凜然可畏。却亦是忠誠。

不受。但濕穀另交。可以攤晒。乾濕混雜。恐乾者亦爲所累。船戶曰。我不管也。吏不敢復言。亦屈意受之。是時。船上諸人。驕橫無比。言必稱大老爺。范巡檢與吏言。船戶必曰大老爺。船戶言。舵工水手必曰大老爺。舵工大老爺。水手而船戶水手。日日輪流置酒。與招寧司高宴。妓女頑童。晝夜不絕。諸水手又設爲欹量之法。將斛斜放。穀面不俟上滿。輒盡力向下刮之。羣吏曰。如此。則每斛少一升有奇矣。我等將何以交倉。船戶曰。大老爺斛面。如是汝等上倉與否。我安知之。
此執事之極。

橫逆

吏黃輝不能忍。出怨言曰：「如此則我等每人須賠數十石汝輩傷天害理不存良心動輒稱大老爺大老爺豈教汝如是乎？」船戶黃兆大怒，鳴鑼集衆將黃輝、楚撻破額，輝跳入小船逃生。兆遣王阿受、李阿二等追至小船，撲擊之。小船戶陳阿牡、蔡阿相皆被傷。彼心中何等快活招寧司馬相公目視之，而無言。時五月十一日也。於是小舟盡逃，羣吏踉蹌歸來，莫敢再往。尚有三千餘穀在船未收，余不得已復僱募小船于十三日檄委巡檢范仕化帶領交收。范仕化不肯，余思仕化身爲

運官船戶其所管轄又現任招寧司巡檢以潮邑之

○認○作○屬○員○宜○其○敗○也○

屬員辦潮邑之公事有何推托之處于十五日再行

檄催至十七日仕化猶不動且言道憲係屬至交經

連日具稟陳明早晚穀船疏失不知是誰之罪余聞

○我○云○今○猶○爲○恐○怖○

其語爲之毛髮悚然知此人奸險能幹爲上憲腹心

重用之員旣經連日具稟恐夤夜將穀搬藏鑿舟入

○鑿○得○忘○地○聘○明○不○

水我咎其可逭乎因臚列事由詳名列憲即于十八

日清最躬率小船出海接運而西穀愈出愈醜有水

注爛者有發熱如火者皆收而不問惟粧扁太多似

非原穀。疑道憲所買。未必至于此極。而范巡檢力爭。
○既○老○實○向○爾○說○尚○不○覺○悟○何○也○
稱係船戶盜取。價所買海陽揭陽。皆是此穀發付不干。
船戶之事。余亦不與之辯也。越次日巳刻。吏復取扁
穀來觀。中多米粒。余思道憲買穀焉。有攬米之理。此
確係船戶盜取。碾米仍將糠粃攬下耳。碾米必在附
近人家。吾得其閒而入矣。因問兩岸有鄉村否。舟
子言樹林內有之。東爲松子山西爲棉花村。余佯言
舟中熱甚。登岸乘風。坐于松陰之下。少頃有趨而過
者。召問之。其人曰不知也。余曰不知不已。今捉汝其

幾粒米惹出無數是非。

人曰須問鄉長。余曰然卽遣役喚棉花村鄉長。鄉長病其母來曰欲究窩接西穀則我老人知之不必問。病兒也吾鄉中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皆爲碾米數十石或接往達濠發賣對面松子山李阿家謝朝士等更多窩接朝士家中○指點○得○妙尚有西穀未賣急掩取無不獲者余立刻遣役趨松子山謝朝士家果有西穀四包在焉連人及穀俱獲以來問何船之穀則曰鄧文興也命捉文興舟中言文興已往府鎖其舵工湯廣萬訊之則諸舟無不然者余謂范巡檢曰何如范

曰固知之

○實○話○

余曰知而不言何也

○實○在○說○不○出○

范無言可答

○實○在○說○不○出○

余將兩

○實○在○說○不○出○

岸窩接之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李阿家

○實○在○說○不○出○

并八船船

戶黃超成等

○全○得○鴟○快○

盡拘入邑

○全○得○鴟○快○

當堂確訊

○全○得○鴟○快○

則謝朝士于被獲

○全○得○鴟○快○

四包之外另爲碾米十三石

○全○得○鴟○快○

鍾阿信代碾十六石鍾

阿興代碾十四石皆載往達濠發賣

○老○實○得○始○

李阿家代碾十

○老○實○得○始○

七石魏阿加代碾八石又爲載米六石往達濠發賣

○老○實○得○始○

又代買扁穀二石余曰噫

○老○實○得○始○

磊日爾村之弊不過如此

○老○實○得○始○

矣訊船戶黃超成則侃侃直言在天字馬頭買扁穀

○老○實○得○始○

五十石虎頭門買扁穀十石至九龍又買扁穀十石

○老○實○得○始○

○老○實○得○始○

○老○實○得○始○

○老○實○得○始○

○老○實○得○始○

○老○實○得○始○

○老○實○得○始○

○老○實○得○始○

○老○實○得○始○

達濱買扁穀六石二斗棉花村買扁穀一石二斗沿
途碾米盜賣共去好穀一百二十餘石除攏下扁穀
七十七石精詳之至四斗今尚缺少額穀五十一石五斗問汝
舟並無破損何以穀皆漲熱據供係量交之前一日
恐穀石短少將扁穀用滾水泡濕攏下不虞黃兆等
衆人角口數日不來盤收此所以發熱也二○船訊船戶麥
長據供在天字馬頭買扁穀二十石汕尾買扁穀十
石平海買扁穀六石沿途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
八十餘石除攏下扁穀三十六石尚缺少穀五十八

右。訊船戶謝勝據稱實名王光嵩。

音船乃代謝勝押船其

買賣穀石皆謝勝自爲之事我不能知其詳只在天

字馬頭賣去好穀五十石隨買扁穀五十石攏下將

開船時又賣去十餘石平海汕尾賣去十六石廈埠

賣去五石皆隨買扁穀攏下其他處盜賣及沿途碾

米換魚換菜出去好穀不知幾何大抵亦有百餘石

除攏下扁穀一百二十餘石之外尚缺少穀九十石

五斗問汝穀亦發熱何也據稱我等亦於將交之先

用滾水泡下使穀漲多不虞因黃兆衆人角口數日

不來盤收是以發熱問汝八船皆泡水乎曰然也訊

四○船

船○船○泡○水○焉○有○好○穀○

船戶黃兆則黃兆攬載未回而所獲者乃舵工林家

相也據稱黃兆在天字馬頭買下扁穀五十石虎頭

門峽西買扁穀二十石九龍買扁穀十五石沿途盜

賣及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一百三十餘石除攏
下扁穀八十五石尚缺少穀四十七石五斗訊船戶

王○船

李德則係黃奇昌黎阿二公共之名黃奇昌在府未

獲據黎阿二供在庵埠買扁穀十石在潮邑買扁穀

二十三石達濠買扁穀三十石沿途盜賣碾米換菜

共去好穀百餘石除攬下扁穀六十三石尚缺少穀
三十四石五斗訊舵工湯廣萬據稱船戶鄧文興買

音船

賣之穀不能深知其詳止五月初五初六兩日在嘉

口有小船載扁穀二次文興共買二十餘石攬下沿
途盜賣碾米大約不及百石攬下扁穀不知多少今
尚缺少穀四十五石七船訊船戶謝永興據稱永興在府
未回我乃舵工李昌桂也永興催小船在東莞縣買
來扁穀五十石天字馬頭買扁穀三十石庵埠買扁
穀四斗沿途盜賣碾米換菜亦不過百餘石除攬下

扁穀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三十三石五斗。訊船戶陳裕興據稱裕興在郡未回我乃艸工黃志成也。裕興于二月十七夜用小船三隻剝載好穀五十石回家。

在東莞縣買來扁穀五十餘石。虎頭門買扁穀三十石。沿途盜賣碾米食用大約亦百餘石除攏下扁穀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五十石余。曰噫是矣登卽移行達濠營併檄招寧司官吏將八船駕往達濠港內嚴加看守。將船戶黃超成等諸人羈禁通詳一面關移海陽縣提拿船戶黃兆調永興陳裕興黃奇昌鄧文。

尚能作上司差員否

興各正身赴縣質審。六月初十日皆至覆訊之。則黃兆實名林有德據稱天字馬頭虎門九龍共買攏扁穀八十五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林家相所供若合符節。謝永興實名滕有興據稱省城東筦庵埠共買攏扁穀八十石四斗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李昌桂所供若合符節。陳裕興自言東筦虎門買攏扁穀八十餘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黃志成所供若合符節。鄧文興乃湯廣萬向之湯廣萬乃鄧文興所供買攏扁穀碾米盜賣缺少之

處亦兩人如出一轍黃奇昌詭名劉阿進據稱買攬扁穀於黎阿二所供六十三石之外尚有天字馬頭買攬扁穀九石虎門買攬扁穀五石達濠多買扁穀五石共攬下扁穀八十二石餘供亦如一轍至問其有無給與高光馬若愚等每石百錢之陋例則八船戶合口齊聲並稱一錢不少無一人有異詞也余掩卷嘆曰諸船戶經審數次不用動刑先後口供弗差銖黍此尚何疑義哉彼行傭貿易之細民貪小利無足怪向非押運官役養成驕縱亦何遽至干斯猫鼠官役之罪雖浮于紀

同眠嫖飲

自已受用加營人名聲

醉穀勒抑屬員之惡聲

在其中

加之公忠爲國之道

憲非平日深受憲恩之人所宜

出此也據招砂都約保邱朝黃經等稟稱

松子山

山

花村盜出穀石

招寧司馬相公弓兵董明憲役高光

等諸人皆預焉

約長王瓊林船長邱兆美保正王朝

等稟查盜接西穀小船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等之

外尚有招寧司巡船私自載運而腳夫吳阿孫自言

范巡檢之子大相公令將西穀代爲挑至米舖碾米

八右入巡司衙門食用者二次矣約保將吳阿孫解

到訊之。果然一時幾不能忍。欲將范仕化、高光等問成盜。○此乃兄王法。行不舉。二句二有合意者。首通詳叅究念係上臺鍾愛信任之人。投鼠忌器。有傷憲心。恐非自全之道。再四思維。是以中止。祇將攬和盜賣情節申憲究追。但思范仕化等護庇船戶。竟以醜穀盡諉道憲置身事外。是誠何心。今水落石出。八船戶攬下扁穀六百餘石。缺少額穀四百餘石。則此中情弊瞭然矣。六月二十二日。潘田三河兩巡司運到高穀在澄海縣溪東港。遭風淹沒殆半。其穀或在水中撈起。和泥晒之。鹹水浸淫。外乾內敗。

奉憲諭各縣四六勺撥餘者盡歸潮陽是以潮邑又于四六之外多收水穀三百餘石計接受潘田司好穀一千五百七十五石水穀一千三百八十石三河司好穀二百七十九石水穀二百七十八石水穀顏色黯黑觸手成灰經憲委招寧三河兩巡檢勘估前運西穀之暇併取一石晒乾碾出灰米三斗六升米戶以爲無用及早設施賠補入此言不可不聽百石可已遲之則歸無何有之鄉全爲交盤大累矣統計潮陽一邑共收海運西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石或交代風颶或

碾米給餉均應賠補三千二百石。縣令爲道憲屬員。自分代賠二千二百石。其攏和盜賣缺額一千餘石。患厚之至不可謂不公道。之穀應于各船戶名下追補。此大公至正之道也。上憲檄行海陽潮陽二縣會審究追將其船變賣賠補。而招寧司巡檢范仕化屢藉稱道憲之命擇船九則范事請釋船戶。余以事經通詳案未會審不敢私釋而范仕化背出。危言余佯爲弗知比聞制撫題明西穀兌撥沈失情由將四巡檢叅革發訊仕化愈懷怨懟每于道憲之前播弄是非。余適奉檄召至郡促出倉收面請憲示。

道憲仍命審明將船變價賠補余思范巡檢監守自盜已經漏網倘將船戶盡釋則千石將問何人爲道憲賠補二千餘石固所甘心爲船戶賠補一千餘石無此情理范仕化言此等穀石藥石是言惜不能用只上臺獻何須賠補即使新官喜便足好官那管別人虧空耶交代有道憲泰山爲主誰敢不接受哉然余心終未敢安仕化退謂人曰搖寧司雖暫時落職總有開復之期潮陽縣亦在旦夕且禍烈于我百倍直張目俟算得定之耳寅僚以告余曰倉穀顆粒皆關民命未便有名無實欺誑朝廷况道憲大人長者爲國爲民斷斷

乎無此事也。越數月其言果驗。

倉穀民命所關押運官役猫鼠同眠以國家勤恤
民隱之隆恩恣其嫖飲花消之受用雖欲不治不
可得也閑至令君親造海上因看見數粒之米就
地生風究出許多奸弊一網羅盡供招歷歷不覺
爲之拊掌稱快但上司欲爲掩蓋則投鼠忌器豈
可過于認真自貽伊戚朝廷遠而上司近信乎
邑令之不可爲也

忍心長舌

林振龍有女曰賢娘嫁劉公喜爲妻十有一年矣。生一子一女。翁姑無恙。廬舍晏然。公喜以貿易爲生。家雖貧亦不至餒斃。公喜父國奕以墳山雀角待訊。揭陽適病劇。公喜母攜孫往視之。林氏及幼女阿進在家未幾。振龍令歸寧以去。原不_足疑。鄰人以爲常事。弗疑也。及公喜歸自廈門入其室。不見其妻。鄰人陳孫典以歸寧告公喜之。振龍家則振龍不見。見妻母鍾氏問賢娘鍾故爲駭愕曰無之。公喜言某日來在汝家鄰里。

衆目共見。何言無有。鍾氏曰。固無有也。公喜歸。沿鄉訪問。偵爲鍾氏。遣子林開喬及販者郭阿連。嫁賣以告其族人劉文實。文實率劉國定、劉國重、劉勤、劉連等偕公喜至振龍家。大謀振龍父子不敢出。公喜計無所施。將林園所種薯芋殘毀。狼藉鍾氏出阻。文實等譁然詬詈之。公喜痛妻不見。狂跳叫罵。尤無禮。鍾度無退敵之策。入持薙髮刀出當衆。自劃頸。頽諸劉。皆驚走。然鍾氏刎未及喉。刀傷甚輕。固晏然無恙也。公喜猶不已。必欲究知賢娘踪跡。來告林振龍賣城。

其妻振龍亦告公喜賣滅其女。公喜告鍾氏謀販郭

阿連嫁鬻賢娘及阿進不知所之索妻女二命振龍

亦告公喜謀販郭阿連嫁鬻賢娘及盜薯行兇殺傷

依樣並告亦可愚有司耳目

夫妻二命因遣役訪攝郭阿連未至未訊也越二十

餘日鍾氏以病死振龍視爲奇貨可居以活殺妻命

來告云鍾氏怪劉公喜賣女公喜聽監生劉文進主

謀聚衆行兇逼殺鍾氏而告詞後開列元兇則又係

劉文實而非公喜拐賣逼殺皆云文實之事余見其前後矛盾不問可知爲荒唐然事涉命案不得不爲

詣驗也。鍾年五十有六。舊劃刀痕已經全愈。遍身黃
瘦。並無微傷。活殺之控。虛誕極矣。但賢娘踪跡未明。
黑白難分。勢不能以中止。拘出郭阿連。問訊則鍾氏。
阿連一出根脚畢
前後商謀嫁女情事。及遣子林開喬同送賢娘由惠
來而之甲子所嫁與李姓者爲妻。言之歷歷。皆有確
據。而振龍恃有親屬爲惠潮觀察使心腹。幹差專在
外。訪求官司得失。而其族又新近與邑中仕宦者聯
宗紀綱。數輩羅列屍塲。自覺有赫赫之勢。堅不輸服。
其勢可畏。鄉民有折恃便不畏法。
余移檄海豐。併遣隸役偕郭阿連之申。予所窺。同李

家住處獲出林賢娘交署尉張東海遣解來潮林振龍要賢娘于路附耳數言而去賢娘至言十八于歸今行年二十有九生一男一女男爲夫公喜所賣女爲郭阿連所賣問賣汝者誰也曰劉文實也問汝與文實有私乎曰無之無則曷爲從之奔曰爲文實之母馬氏所欺也因夫公喜非翁姑所生被逐無房舍可居在文實家借宿而夫賭蕩作賊不顧妻子無衣無食遂爲文實所賣問汝父母知乎曰不知也然則汝自願嫁乎曰不願也余曰噫奇哉汝二月二十八

分○明

去路

日在母家遣嫁。何云文實曰：馬氏遣郭阿連到我母家給去耳。彼言翁姑死令我之揭陽治喪。我是以從之去。問是夕宿何家。曰宿洋內鄉郭阿連家。次日宿惠來。又次日宿甲子所至三月初七日嫁與李云義。聘金三兩。劉文實郭阿連分之而去。問汝平素與阿連有私乎。曰無也。平素並不太巧反拙。阿連因馬氏遣來。始見面。尚詐名阿順。後乃知之。郭阿連以首捨地大呼曰冤哉。我實受鍾氏之托。稱賢娘。新寡近地。婚姻富情事歷屋如者。非偶貧者。無所得食。惟海豐甲子多魚鹽之利易。

○至○理○此○是○假○不○得○的○

以謀生人多溫飽令我同林開喬一。行耳我乃男子。

至情

賢娘少婦非親兄林開喬同行鍾氏肯令其女從我

疑義

明白了一然而已無

去卽賢娘亦安肯從素不相識之男人過都越邑之

他郡

以去此理甚明情甚確如彼所言我不服也再

訊賢娘賢娘以父兄先入之言爲主不實供刑之不

狠毒

變訊林開喬開喬無可答亦但誣爲文實刑之不變

銀手辣手

訊劉文實文實固稱無有賢娘開喬力指之刑亦不

變再訊郭阿連阿連稱止有林開喬母子與他人無

一毫干涉刑之終不變余復呼文實訊之文實呼天

已無可訊不得不盡其詞

撲地言

公使賢舉服事耳

方正人之子耳

耳

三

他。人。之。人。且。我。非。游。手。窮。餓。有。妻。有。子。有。田。有。宅。肯。
作。喪。心。病。狂。之。事。與。郭。阿。連。分。三。兩。污。穢。之。財。我。若。
果。有。此。情。郭。阿。連。豈。甘。代。罪。劉。公。喜。豈。不。我。怨。卽。林。
振。龍。焉。肯。舍。我。而。告。爲。公。喜。所。賣。我。又。安。敢。與。劉。公。
喜。往。譟。振。龍。之。家。以。此。嫁。禍。有。死。不。服。馬。氏。曰。我。二。
十。孀。居。苦。守。二。子。今。行。年。七。十。足。不。履。戶。庭。非。禮。之。
言。不。出。諸。口。豈。有。勸。人。改。嫁。作。傷。風。敗。俗。之。事。若。有。
此。舉。則。從。前。守。節。皆。虛。矣。此。婦。人。忍。心。害。理。十。餘。年。

刻骨之言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結髮恩深。甘反面從他人以去。又敢誣夫。非翁姑所生。又誣以賭蕩作賊。宅舍堅好。誣以無室男子在家。五。誣。誣以鬻賣如此。婦人何事不可出諸口。尚以其言爲可信乎。因遍詢鄰居陳孫典房族劉紹萬劉國來劉文忠鄉保楊鼎顯。則公喜素守分循良無比匪醜行貿易爲生亦無賭博。室廬完固與劉文實尚隔一村亦無賣子。乃再呼賢娘問之曰汝言公喜賣汝男有諸。誣。盡。解。此婦心。諸否。曰然也。賣與誰。曰賣與阿翁劉國奕。國奕哭曰天乎。公喜乃我夫婦親生之子。公喜之男乃我之孫。

何買賣之云哉。余不禁怒髮衝冠，命批賢娘頰二十。
○登時杖斃。○賊骨。

移其指拷之三十，賢娘聲色不動。余曰：「野哉傷風敗化！」至
此婦極矣。吾早知其妄，但林振龍挾上司威勢，不得不狎盡其詞。此婦豈爲人所欺者？既明知洋內鄉爲郭阿連之家，又惠來甲子日止宿之處，條分縷析，豈有被欺揭陽之理？且誣夫爲賭爲盜，爲非翁姑所生，爲無室無食如此，潑婦何言不可？出諸口，彼以劉姓爲仇讐，爲土芥，豈肯爲文實所賣？況其登車。
○舌亞然林振龍亦千口難辨。

就鬻高實出林振龍之家，與文實迥然風馬非郭阿連。

平昔私通則林開喬之行無疑也。賢娘乃服辜言並

真長舌也

非與阿連有苟合。但連年饑饉賣女者多不止吾父母而林振龍林開喬亦自知不可掩諱俯首伏罪不敢復謾爲文實但乞免追財禮欲與劉公喜索殯殮之資而公喜欲令其贖還幼女阿進郭阿連言阿進乃開喬賢娘鬻在甲子所亦知其處命贖還之間公喜國奕尚收回此婦與否父子皆叩頭流血曰不敢也乃聽歸後夫卽日出境免使久畱是邦爲潮邑山川之玷郭阿連按律枷杖林開喬以母喪姑開一面

之網追聘禮貧無可償勸劉公喜姑置之勿以汚穢
之財羞及阿堵使覬門第者以爲有不祥之氣而林
振龍以年老姑寬勿謂有人乎憲司之側果燭竈藉。
○未○必○不○可○待○

叢者之泰山可恃也。

天下殘忍不仁之婦至林賢娘極矣半生夫婿及
翁姑男女輕輕拋却無一毫顧惜之心且信口誣
讒必欲網害其族人而後快虎狼蛇蝎蓋由家教
然也鍾氏視人盡夫振龍開喬均非人類風俗之
壞一至于此非賢令君極力轉移寧有瘳乎

仙村樓

潮陽有大盜曰馬仕鎮太學生也名鳴山字仕鎮所

趙得鄭重

居鄉曰仙村在貴嶺之南六七里地屬舉練都平疇沃壤四望無際溪河交錯水清樹綠夜月蘆花漁舟上下嗚嗚咿咿相歌唱以來往風景不亞於蘇松固嶺東之勝槩也昔人以仙村命名今則爲盜藪矣馬氏故巨族其丁男二千有奇分三寨鼎足而居左右鄉村莫敢睨視仕鎮豪雄獷悍尤爲馬氏之冠生而有盜行見人財物則心不能平不攘竊以去不止雖

至親密友亦必深藏示虛不敢使一注目也。仕鎮幕。
柳蹠宋江之爲人招邀匪類往來浹洽四方無賴之

輩皆歸之所居舍傍有大樓高廣堅邃羣盜至皆歛

之樓中大意以穿窬爲主飛簷走瓦鑽墉穴地者爲

上客駕舟逐流載私醻攘客貨于水者次之懷石袖

椎徙倚道旁顛過客而奪財物者又次之樓中人衆

至百餘出入往來掉臂瞋目橫行無所忌民有犯顏

色者輒揮拳相向當急急謝罪惟恐不及遲則夜入

其家罄諸所有矣耕牛入村追者在門屠者在室懸

盜竄

如○孟○嘗○君○門○下○客○雞○鳴○狗○盜○皆○有○是○之○

皮肉當戶而市。牛主亦不敢睇觀而去。鄉人畏之如虎。不敢斥言爲隱語。曰大樓公。或曰樓鼈子。公者尊稱。鼈子者。潮人最賤惡之號也。仕鎮以攘竊起家。漸致富饒。康熙四十三年捐貲作太學生。自是儼然士名。震潮郡撫按名。器。在。身。氣。象。一。響。羣盜不復曰大哥。而共稱爲馬老爹矣。馬老爹之羽。翼。衆。多。神通廣大。差員出訪事者十人。九主於其家。以故邑中紳士縣吏捕役。莫不趨奉締交。惴惴然惟恐稍拂意也。然貴山峽山洋烏洩水黃隴。舉練之間。家家不得安寢。百

里。之。內。多。怨。嫉。而。不。敢。言。有。密。白。于。官。將。捕。治。皆。以。
負。固。不。可。得。搏。差。抗。提。視。爲。無。足。重。輕。前。後。任。潮。邑。
攝。潮。篆。者。十。令。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獲。或。設。法。籠。
絡。之。彭。令。君。以。五。都。錢。糧。委。之。征。收。仍。攘。竊。如。故。且。
侵。欺。科。派。無。所。底。止。及。支。令。君。赫。然。振。怒。移。檄。守。將。
借。兵。四。百。七。者。之。勇。親。詣。仙。村。擒。捕。之。仕。鎮。命。三。寨。皆。閉。門。拒。
守。於。垣。墉。上。施。火。砲。直。向。支。令。君。攻。擊。營。弁。恐。殺。傷。
啓。大。釁。急。命。班。師。支。令。君。憤。恨。不。能。已。而。上。官。制。時。左。右。
皆。馬。氏。腹。心。且。反。於。支。令。君。督。過。不。得。不。渙。然。冰。釋。

聞○風○報○要○

引○鬼○入○宅○

布○

爲○黨○羽○

坐○地○

分○貯○者○矣○

有○監○生○

陳○開○發○

者○賈○人○也○

居○

積○布○帛○

頗○饑○

仕○鎮○

偵○知○之○

時○有○華○橋○人○

胡○其○暢○

爲○峽○

山○和○平○

一○方○巨○賊○

然○亦○依○

仕○鎮○

門○戶○

聽○指○揮○

仕○鎮○遂○

命○胡○其○暢○

率○馬○阿○一○

劉○阿○信○黃○阿○尾○

蔡○阿○乙○等○以○輕○

舟○直○抵○隆○津○乘○黃○昏○進○城○三○更○

破○壁○入○陳○開○發○鋪○中○

自是仕鎮威震惠潮。莫敢有萌擒捕之想者。魏令君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號曰總約長。仕鎮益驕橫。無所畏時。或至邑治。無敢問及。而攘竊漸行于城中。布帛貨鋪擇肥而食。街坊奸宄世家大族子弟。且有陰爲黨羽。坐地分贓者矣。有監生陳開發者。賈人也。居積布帛。頗饑。仕鎮偵知之。時有華橋人胡其暢。爲峽山和平一方巨賊。然亦依仕鎮門戶。聽指揮。仕鎮遂命胡其暢率馬阿一。劉阿信。黃阿尾。蔡阿乙等。以輕舟直抵隆津。乘黃昏進城。三更破壁入陳。開發鋪中。

往來無碍。

恣意搜括大獲。附。暢。所利而去時署令白公仙遊開發以其事告縣尉分差訪緝而賊舟揚揚得意搖曳以歸過林八渡爲水保方東昇所獲連舟擒捉以去胡其暢等皆就縛惟劉阿信入水逃生奔報馬仕鎮仕鎮親詣林八渡見方東昇則東昇已將布帛絨線各贍物盡起而藏諸家陰使保正李茂開入縣首報矣仕鎮餌以利脅以威東昇亦恐還其大布四百丈併胡其暢等皆釋之未幾捕役至遇胡其暢將歸華橋遂爲所獲方東昇以所餘布帛絨線繳縣尉尉召訊供

尚有財據。

始知馬仕鎮所爲。遂據情詳報郡太守而余方奉檄
攝潮篆。未知其事。但素聞馬仕鎮爲一方大盜。經十
令捕緝三十四年。弗能獲。思欲爲地方一除民害。十
月十七日將之潮。舟過仙村。見三寨鼎足。人烟稠密。
寨內大樓巍然雄壯。誠非可以力獲者。夜躊躇不能。
寐。訪知仕鎮有甥林承爲潮邑馬快役。喜曰。在斯人
矣。十八日抵潮涖。任密呼林承至內室。謂之曰。汝欲
生乎。欲死乎。欲全汝妻子乎。欲滅汝門戶乎。林承駭愕。
叩頭流血。不知所爲。余曰。汝舅馬仕鎮也。汝能致之。

來則生。不來則死。囚汝妻子滅汝門戶。林承泣曰。此事甚難。非強力兵威所能濟。容徐圖之。余曰。宜速。不宜遲。彼未知吾三尺。汝尚可以誘致。遲則不敢出矣。吾遣林光翁、趙等五人與汝偕。汝先爲調虎離山之計。然後相機而行可也。林承令林光等且俟而自以他事往仙村見仕鎮問安否。若爲弗經意者。乘間言曰。舅專制一方爲總約長。今新官蒞任。得毋往謁見乎。仕鎮曰。吾方思之。林承曰。何以。善子詞。答。林承曰。吾方思之。林承曰。何以。思爲去則去。不則不耳。誰抑勒吾舅者。但蒞止方新。有過堂應卯之。

數○語○鉢○音○心○寫○是○以○動○聽○

例可因此覘其能。否其可畏耶。則後此稍避之。其可狎耶。直兒戲貌之耳。仕鎮曰。我聞此人似可畏。林承曰。雖極可畏。初至。茫然無知也。乘未知而一出。爲邑人所觀瞻。以後即裹足不前。人不敢以抗拒目。我仕鎮曰。然。卽令人操舟。詣縣林承。又佯以他事辭去。仕鎮入邑。則林光等笑語迎之。余方坐堂上。按十三都約保名籍。吏唱馬鳴山不到。余不答。有頃。問今日不到者幾人。吏曰十一人。余佯怒曰。無禮哉。此不_如者皆賊也。當捕治。遙見林光拊一人背。若趣之前。

其人尚瞻顧猶豫林光跪下代稟曰馬監生到仕鎮不得已而前余曰汝監生馬鳴山乎仕鎮曰然也余曰善汝少待有言相商命林光歛之須臾堂事畢有報鹺司渡江者將出迎乃置仕鎮于獄及暮自郭旋吏賚府檄請審陳開發盜案鞫訊之方東昇言之歷歷胡其暢亦不置辯惟仕鎮昂首簧論不肯一實言余怒將刑之仕鎮曰監生也余曰汝三十餘年老賊拒捕久害人多今日天使汝遇我是天欲亡汝也汝尚不覺悟乎我今訊賊不訊監生治盜賊而不加刑

天地閒無是理矣。仕鎮猶不服。命拷其足三十篋。仆諸地曰。汝不實言。吾今斃汝。仕鎮度不免。始將行。竊陳開發情形。及方東昇盤獲始末。直言不諱。且云勾引行竊者爲姚阿馥。林阿順。同黨往竊者爲胡其暢。馬阿一。黃阿尾。劉阿信。蔡阿乙等。與胡其暢供詞絲毫不差。問平日竊刦幾何家。仕鎮曰。難以記憶。但被害無一人敢告我。則是無其事也。余曰。汝積威至此。極乎。今卽無一人敢告汝。汝亦未必有生理。因遣役分緝諸黨類。而仕鎮之羽翼已星夜飛報其家馬氏。

族人恐大兵且至乘夜遣樓中羣賊四散逃生急離潮陽盡歸海揭饒平入深山以去黎明捕役至無所得惟馬阿一被獲與姚阿馥林阿順等質供皆如馬仕鎮胡其暢所言余乃將羣盜錮獄詳報列憲請咨部革去監生以憑盡法研訊而貴山峽山洋烏滅水黃隴舉練之人尚恐仕鎮不得死出爲反害而仕鎮妻子及馬氏族人沿鄉索助食費莫敢不潛輸之且亦莫敢出一言余道經貴嶺田閒老人問之皆云仕鎮一日不死鄉民一日畏懼卽暗受科派亦不敢

如○此○光○景○可○福○活○乎○

一開口也余恚甚欲重創之終以監生未革不得加嚴刑復箠其足數十而上官文移駁詰上下往返經

無可如何

一年又逾兩月仍未咨革監生而余以奉參離任其網漏吞舟與否則俟後之君子矣吾友曠魯之恨余不將馬仕鎮撲殺而拘牽文義效俗吏之所爲受人制手肘空勞筆墨若使巨奸逸罰則貴山都百里内外遭其殃害無有已時不知誰之過也余亦悔之

馬仕鎮乃有名巨賊族大黨多負嵎悍鷙卽靡護符亦難獲治況名器在身而上官衙役皆爲交好

無怪乎十任三十四年之末如何也令君得手在未到任之先卽行佈置此時疑畏未開迅雷不及掩耳如縛雞豚毫不費力所謂兵貴神速將以謀勝者閩邑人民歡聲動地不但貴峽洋淺之閒夜戶不閉卽隣邦盜賊莫不相戒遠遁文武寅僚咸爲手額督拘司道盡皆稱能亦一時快事也惜監生未能驟革文移上下往返經年僅僅羈絏獄中弗獲按法懲治可見百足不僵而邑介掣肘之難然賊惡貫盈新任者亦豈忍俾漏網哉

尺五棍

有杜宗城者以狂病失水來報。云其妾郭氏名阿貴。
染時疫病熱昏狂于此六月初十日墜入魚池人莫知踪跡也翼日屍浮水面始覺淹沒甚爲悼惜鄉長杜若淮稟亦如之詰朝詣驗據宗城稱郭氏乃海陽人二十四矣娶來一載未有男女亦無外家親人往來問嫡妻在否曰林氏年三十八生二子二女子阿遵阿賢皆十餘歲幼女方在抱長女阿端年四五歲郭氏因病入水並無毆傷威逼諸事鄉長杜若淮據去乾淨。

李代爲舍弟

左右隣杜立衛杜宗燭同居親弟杜意梅皆言不知。何時落水並未聞有鬪毆情事余命仵作薛順偕宗城先往相視當場唱報以憑親驗呼其子女皆至遍觀之阿遵稍長不問問阿賢不以實告余屏諸人去。
名穉女阿端至座側細詢之阿端初不言阿之再三尚以無人毆打爲對余曰阿端欺我我已竟似看見再知問貴爲汝母捶死不曉得子但欲問汝事因耳阿貴因何事得罪汝母汝母因何事捶打阿貴汝不實言割汝舌矣拔小刀置案上阿端恐不敢對奈曰無恐止言阿貴何事則

歐便釋汝。阿端乃言曰：偷糖耳。此初九日，吾母糖轂。
瓮中不見。怒阿貴偷竊，故打之。及父回家，吾母又言。
父亦以扇撲之。兩下是晚，阿貴不睡，坐至半夜。次晨
不見造飯，始追尋，則無矣。問汝母用何物毆之，曰木
棍也。有尺半長。余曰：棍今安在？阿端曰：在吾母房門。
詳細
後，余曰：汝往取來。阿端曰：諾。是時，余低聲密訊阿端。
迅速
亦低聲應答。杜姓莫有知防備者。命差役鄭可鄭應。
迅雷不及掩耳
等抱阿端直入其家，即于林氏門後，將小木棍携出。
宗城母急趨欲奪之去，已無及。余視其木棍，果止尺。

五封之以屬吏。驗郭氏屍傷。兩頰皆遭兇拳。手足被棍者四處。額角磕損。口鼻指甲泥沙。其爲毆後投水無疑。喚林氏訊之。堅不吐實。余以尺五棍示之。曰證據在此。雖欺何爲。林氏猶飾說冀掩蓋。余曰。兇棍起出。傷仗相符。汝事因吾已盡悉。卽喙長三尺。亦無用也。此是實情。林氏不敢信者。太聰明。弄巧反拙。但婢妾偷糖。有干家法。汝爲主母。朴督教誨。亦是分所當然。且傷非致命。投河是實。汝直言無諱。吾卽爲汝斷結。省汝拖累。不亦善乎。林氏左支右吾。不以實告。余曰。汝以我爲欺乎。妻但毆妾。律無威逼之條。

汝一實言便可結案。林氏總以罔斃爲辭。余曰：既非汝斃。則此案不得結矣。傷痕昭彰。伊誰抵賴？林氏曰：池中撞損耳。余曰：此婦太巧。屍上七傷。豈汝三寸長舌所能一盡掩蓋？他日郭氏親人來告。命案牽連。林杜兩家兇手加功。無所底止。果有別人罔斃。傷汝等累方大也。林氏故不承。因將案內諸人帶至縣堂覆訊。臨行謂其家曰：林氏妬悍殺妾罪甚重大。今阿端言是偷糖。則事可開釋。但林氏不肯招承。是以未得結案耳。阿端爲一家恩人。我今交汝等善待之。併着左

太巧可恨。

照額付是今君周到處

右隣家看守保護。如有一人敢楚捷阿端或阿端偶有他故。我必將本家併兩隣一同究治。汝等慎之。越翼日既望。再行廷鞫。宗城自認扇擊二傷。余笑曰。扇焉能有傷汝。且言拳棍六傷者誰也。宗城無以應。呼林氏訊之。林氏猶不承。余曰。汝但言是何人。殴傷則釋汝矣。林氏利口亂辯。固言無傷。余曰。此婦悍惡極矣。命刑之。林神色不變。櫻其指。不承拷之二十。亦不承。余笑曰。鬼也。汝首實則無罪。我前言已盡矣。汝必欲固執無傷。彼死者安肯瞑目。且我已細加親驗。比

此刑不可少

亦天道也。

對傷痕兇仗處處相符汝尚欲賣弄口給自招刑罰
此乃郭氏冤魂在旁教導不使妬婦漏網我觀汝十
指甚是不善兇氣逼人非得一番痛楚無以懲世間。
于○怒○罵○快○暢○之○極○
獅吼之輩善夫善夫宗城乃謂妻曰事已難欺實言
可也鄉長左右隣杜若淮杜立衛杜宗烟等皆勸之
曰娘子舉頭三尺有神明恐不由人抵賴汝自作自
當不必妄思諉卸徒自苦也於是林氏乃據實直言
因郭氏偷糖四五斤我怒以掌連批其左右頰郭氏
猶強辯乃以木棍擊其左手右臂兩脚腕彼是夜何

時下水。我實不知翼日見屍浮出。我亦悔之。余曰汝棍卽此乎。曰然也。然則何爲不實言。曰畏罪不敢也。再問宗城及鄉隣。果非因別故無別人毆打乎。皆曰並無別人毆打。林氏所言是實。余曰噫鄙語云早知林氏此時如夢初醒。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其林氏之謂乎。汝但勿爲欺。何須刑罰。因妻毆妾無威逼之條。故郭氏不肯甘心。使汝十指受累。今亦足矣。斷令杜宗城將郭氏厚葬。仍罰米十石。用作凶糧。以爲呈首不實者之戒。後四越月。而宗城仇家且謀出一郭汝贊者來告杜宗城。茲

殺移屍將杜立衛等八九人一網誣陷見案卷明晰不得遂需索之願反逃云不敢與宗城對質宗城夫婦乃喜懼交集也

林氏之毆郭一半爲糖亦一半爲醋郭氏之短見半爲目前亦半爲平日故林氏一拶斷斷乎不可少也得法在密問女孩哄出尺五兒棍箇中情事了然矣林氏弄巧成拙乃是天理昭彰處倘聽其一直招承皮毛不損不特郭氏不能甘心旁觀者亦未免有不平氣也毋枉毋縱極妙極妙

林軍師

○海○田○交○錯○爲○下○文。

竹山都華陽下壘之閒皆濱海西北平原沃衍一望良田東南汪洋千頃民之居其鄉者耕漁半焉潮地

○久○租○橫○抽○張○本。

三年荒歉余下車斗米三百錢地產番薯可代穀一斤鬻錢十二佃戶抗租踵相接也幸迓天休風雨以時歲登大有斗米僅錢四十薯十斤方獲四文萬井盈寧民生和樂川澤獻瑞前溪生白蛤後溪產珊瑚苗皆數十年來未有之異小舟千百朝集暮歸水面謾○政○能○感○名○天○和○也○此○亦○奇○事○可○知○德。

囂如同海市則有勢家大豪或出壘斷藉稱祖業

踞泊。余方厲禁之。不許與小民爭利而恐其未盡。
絕也。一日有下壠民吳云鳳呈監生鄭之鳳。鄭之秀。
霸佔官溪。凡小艇捕蠟者日納鄭氏錢三十文。名曰。
花紅。云鳳因七月十八日納錢稍緩。鄭之秀率僮僕。
曾阿重等十餘人擊碎小艇。仍擒云鳳至倉私刑甚。
屬非理謹抄粘督憲嚴禁紳衿勢豪冒稱海主。告示。
上呈伏乞按律申究。而吳阿萬。吳兆華。吳兆備。吳云。
潮等各有呈詞合口齊聲。余思鄭爲潮陽巨族之秀。
兄弟監生霸溪專利情似可信。況其毀舟鬪毆必非。

粘○示○宛○似○真○情○此○軍○師○周○到○處

全無根據者也。飛差攝訊，則鄭之鳳先于十一月十八日來稟，吳阿萬等抗租恣橫，殺傷田主鄭之秀，搶剝衣服銀錢，經檄發馮尉驗訊，裂顱破鼻，重傷種種，而吳家抗不到案，且分遣親人往督撫藩臬道府各轅門告鄭氏霸海橫抽，余恩欠租，角口亦屬細故，果如鄭稟所云，吳家何以疾痛迫切，兩日之間多人上省遍呼制撫各當道，又似有大冤大苦，不能頃刻緩者也。集兩造于庭，鞫訊之，則抗租逐段是實，橫抽毀船全屬子虛，余曰：噫，異哉！鄉保里民皆畏鄭氏至此乎？

約長林青雲保正盧紹先鄉長邱開發里民曾朝等皆指天誓日代爲鄭氏稱冤且言八鄉人民並無聽見鄭家有霸佔溪海之事如鄭之鳳鄭之秀果係橫抽毀船伊等皆願代鄭坐罪余謂吳云鳳曰汝等連年歉收今歲初登大有數載積逋安能盡償卽有挂實情亦由軍師失檢點不置計及此處也欠田租亦屬尋常之事田主不以情相卹刻意取盈已非主佃休戚相關之誼而鄭生生長巨族強橫成風汝等不能甘受或有拒之遇當此事甚小汝何必掩諱實情妄加以霸海橫抽之大罪若使上司允行

必將直窮到底。水落石出。自罹誣証。反坐此訟。師悞
汝也。云鳳曰。誠如明鏡。因吳阿萬。吳云潮。吳永祥等。
有欠舊租數石。田主至家追取。甚爲暴戾。阿萬令我
等羣誓逐之。追至下地鄉。田主傾跌仆地。我揮拳傷
其口鼻。永祥執木棍擊其頭顱。當爲邱開發。曾朝等。
勸解各自散去。問同追毆者幾人。曰。吳阿萬。吳阿千。
吳永祥。吳阿添。吳云萬。吳阿桐。吳阿樂。吳阿二。吳阿
鳳。與我共十人耳。問搶銀四兩七錢者誰也。曰。阿添
云萬也。我與永祥亦分而用之。問搶衣服被帳者誰。

也。白衆人皆有之。再訊吳阿萬。省筆。云萬阿添永祥等諸人。皆無異詞。余曰。噫。實情得矣。但霸溪橫抽之妙計。往省遍控之高手。決非汝等所及。汝訟師是何姓名。推尊得妙。以實言告我。則已不然。將夾汝矣。云鳳曰。林軍師鄭重。也。問林軍師何人。云鳳阿萬皆曰。林軍師乃善爲詞狀者。當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邑内外誰不知之。余曰。我不知也。汝且言其名字。住宅。皆曰。監生林烟壁。併密諭。家在東門內。離此不遠。因遣役飛拘。林烟壁。併密諭。差人鄭嵩。林州將其案頭字楮。不論真草鉅細。俱堅。此看妙袖速。

以來復問吳云鳳曰汝等何以識林軍師曰吾叔有
婿蕭見老邑內監生也引我見之間何以爲謝曰先
送贊儀三兩五錢許事畢之後謝金十二兩軍師言
此罪甚大萬不可以訴免事師此計原自不善只可
着○逢○對○頭○耳○我有奇計竟置欠租勿道
反控田主霸佔官溪橫抽虐民一面遣人赴郡赴省
遍控上司以壯聲勢縣官聞控列憲自然不敢拘審
他日奉憲准行則我爲原告勢居上風使其不准亦
已遷延月日欠租細故時遇事灰此萬全之策也言
未畢林烟璧銀頂衣冠搖曳而至言監生無罪見召

寫出輪巾羽扇

何爲余曰側聞軍師大名欲一求教。燭璧曰監生未嘗有事也。鄭之秀曰假監耳冒頂死名林廷。叔祐告發提問追劄報。改禮房有案可查。余曰真軍師不論是否假監汝且言吳家事如何。燭璧曰我從不識吳家何人。云鳳曰軍師不必推托。今奇計弗行矣。燭璧句句軍師謂無事可如平日推尊之者來也。故不承曰我實不知汝等何事。云鳳阿萬皆曰此事實軍師所爲我等鄉愚無知惟軍師之命是聽。軍師令我先送贊儀我則三兩五錢恭敬奉之。軍師令我事畢之後謝金一十二兩我則謹凜識之。今霸海

橫抽之計不行。軍師當別有奇策不可使衆人受累。
燭璧猶不承而差役鄭崗林州以所獲林燭璧案頭

上書。贊。確。出。現。矣。

狀稿呈上。披閱之下。則吳云鳳等詞皆在焉。併有爲

積。專。多。矣。

蕭姚林趙數姓舞弄刀筆及代人上省告訴之稿。又

開列各當事欵單。積成卷軸。余亦與焉。令林燭璧一

可畏。

一視之。皆點首無辭。惟欵單不認。言諸人悉係親戚。

是以代勞。豈敢妄捏欵單。且非長作詞狀者。亦無得財。惟吳家三兩五錢。是實。余曰。欵單亦無疑。止不宜懸空造作。汝且試條條議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

從容鎮靜。見力量。苦。遇他。一。夾。提。

見力量。苦。遇他。一。夾。提。

不敢自怙過也。燭璧叩頭力辯。余曰：始置之。但汝軍師之稱。始于何時？是汝自加此號。以招徠訟客。抑衆人推尊之也。燭璧曰：衆人是如此說。犯生原不敢受。

猶以爲榮

鄭之秀曰：彼公然受之。今在大庭之上。吳姓呼出許。多軍師。彼並不辭。余曰：林軍師情罪重大。非此案所可完結。先將吳云鳳、吳阿萬、吳阿添、吳永祥、吳云萬各杖三十。追出所搶賊銀衣服被帳及原逋租穀。給

還田主。仍枷號兩月。示衆。羈林軍師于獄。俟究明。包攬別案詞訟。賊銀確數。按律盡法割懲。以快一邑人。
可少借乎。其無及也。亦不

心。永。垂。鑒。戒。爲。移。風。易。俗。之。一。助。而。余。適。因。公。奉。檄。
赴。省。院。司。列。憲。並。擬。薦。調。番。禺。以。首。邑。事。繁。廢。弛。已。
久。留。我。卽。日。在。番。視。事。余。回。辭。不。可。至。于。臘。月。乃。歸。
而。不。知。西。穀。獲。戾。遭。意。外。不。測。之。變。奉。參。去。位。林。軍。
軍。師。殆。有。天。授。
師。遂。揚。揚。出。獄。以。爲。從。今。莫。敢。侮。予。也。

林。軍。師。設。想。原。奇。手。段。原。非。小。可。以。此。爭。訟。何。往。
不。勝。所。謂。當。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非。阿。好。也。惜。
不。幸。遇。此。令。君。遂。覺。計。謀。盡。破。當。時。假。監。案。現。狀。
稿。畢。呈。款。單。露。出。卽。令。軍。師。自。擬。亦。未。敢。有。生。還。

之望不謂令君大度汪洋偏以從容鎮靜處之其實從容鎮靜乃是漏網之由至今士民論者追咎令君之不登時撲殺爲棉疆除一大害令君當亦無以自解也豈天生惡人亦有定數軍師之不亡尚有欲遭其手者歟此亦聽之

山門城

潮邑上風素梗逋逋租抗糧負嵎拒捕相沿成習恬不知非而洋烏汎水等都尤其甚者余涖潮法在必行雖僻遠頑抗極惡難問之鄉不盡獲行法不止如貴山都之麒麟捕徑子鄉汎水都之果隴交南寨皆動入衆捕禽之元兇劇賊纍纍就俘然後奸匪廓清令行而罔敢犯不謂洋烏一都尚有悍然抗法如山門城趙姓者趙氏聚族千丁衣冠之士濟濟數十左右鄉村推巨擘焉排戶趙麟趙伯趙鎬自康熙六十一

年以來至雍正六年積欠正供糧銀一百六十九兩米六十八石有奇。囑差劉科張利劉德催之不應無可如何。二月閒稟請添差以陳科林會鄭應協同拘此亦無如何。三月六日陳科諸人偕保正周理等拘獲戶丁趙德迎一名。有監生趙佳璧者聞之大怒以爲失世族體攘臂奮呼趙德漢趙德鸞趙阿雄等二三十人制梃追之擊劉科頭破裂奪取趙德迎以去。陳科周理等未如之何。則又稟請添差復以趙金趙靜偕附近保正陳儀周福劉之嚴陳淑祿方東昇周

象華等協拘緝獲趙佳璧趙德鸞二名又有趙阿武
攘臂奮呼趙德漢趙阿狀趙阿俊趙德風趙阿維等
三四十人追至叢巒周理被傷破額血湧如泉諸保
正大敗逃歸差役皆負傷奔竄佳璧德鸞又被奪回
以去再稟拒捕毆差驗傷累累余猶未忍卽通詳律
究也一面申知郡太守胡公一面移檄潮陽營撥遣
弁兵偕縣尉馮君灝親詣其地會同拏究臨行囑曰
佳璧等雖身廁衣冠畢竟鄉愚寡識從前過惡我不
厚之氣溢于行間深求但肯悔罪來歸率其二三頑戶將積逋糧米急

公納完我。則仍善視之。差役生事亦不可知。總以此行糧米。完欠定其良匪順逆。倘二三頑戶懼罪不敢造邑。則令佳璧代賣以來。統爲輸納國賦。既完卽爲良善。我又以此行佳璧來。否定其良匪順逆也。馮尉曰。明公仁慈至此。敢不體諒。然則弁兵且遲之。先以單騎尉。勸諭傳茲德意可乎。余曰。善。馮尉至鄉監生趙此亦賢。年璧。趙稱侯。武生趙宣侯。趙廷佐等濟濟皆在與之言輸將稱。從前無此急迫。我等自祖宗以來。何曾一歲完清積十數年。率皆逢赦。未聞縣令衙役敢如。

蠻人說蠻語

226

此撃辱斯文。我等且欲控告上司。提彼衙蠹。尚望我
納糧哉。馮尉曰。糧米乃朝廷正供。非縣令私爲已。
有五營軍士待茲給發糧餉。刻不可緩。非故爲急迫。
也。佳璧等言前官俱緩。何獨於今不可。我等亦待新
官。至始完約耳。尉再以好言勸之。不聽。以禍患惕之。
亦不聽。邀佳璧一人。與偕入邑。不聽。請輸完少許。以
示急公。未能。非有抗拒之意。亦不聽。馮尉不得已。旋
歸。越數日。以兵同往。佳璧等傳呼閉門。遂將寨門緊
閉。明示抗拒。馮尉躬至門前。理諭再三。佳璧等若爲

警。警。生。作。警。舉。動。

弗聞也。者寨內刀鎗林立。鋒鎔閃露出牆頭上高。
聲言曰。我等抗糧細故。真不。知。天。日。之。野。蠻。殿差奪犯是實任汝通詳千。
萬。楮。寨。門。總。是。不。開。誰。敢。環。攻。而。入。與。我。等。決。一。死。
戰。乎。馮尉見其頑兇已甚。無悔罪畏法之心。亦無如。
何據情詳報。余曰。噫。野哉。天下有如此生監乎。再不。
申。褫。不。可。得。也。因備叙前後情由。通詳列憲學使顧。
公將趙宣侯趙廷佐褫革武生。其監生趙佳璧等候。
會。咨。斥。革。懲。治。督。撫。藩。臬。俱。嚴。檄。飭。拘。照。依。發。遣。黑。
龍。江。事。例。佳。璧。等。尚。不。以。爲。意。也。日。偕。寨。內。人。衆。鳴。

鼓列陣執戈揚盾以示必欲拒敵官兵敢于死鬪之
狀冀縣令聞而中止也余曰噫如是益不可中止矣
傳令保正劉之嚴等十一人各率鄉兵先驅示意仍
奮筆書硃爲檄諭曰嗟汝山門城士民無罪無辜必
欲平空造孽犯極惡不赦之條可不爲大哀乎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有田有賦乃古今不易之常汝等奄
有田園歲享租粒名下應完糧米欲令何人代爲輸
將姑試爲我言之天下王侯卿相以至大小官吏無
○無○辭○以○對○
當亦
敢一人逋負維正之供獨汝趙氏山門城偏同化外

國計兵精之謂何可以任汝頑抗哉屢催屢梗未見輸納毫釐殿差奪犯至再至三本縣矜其愚懵未忍通詳律究特委縣尉親臨勸諭仍敢冥頑弗率如毛角之不可與言及尉以兵同往復敢閉門不納挾持鎗械口出不遜之言絕好檄文如同叛逆之舉按律定罪死有餘辜本縣雖欲隱忍姑息而有所不能矣然雖通詳之後猶望悔過來歸但將糧米納完亦可網開一面不謂汝等兇頑愈肆全無悔禡之心日日鳴鼓列陣執戈揚盾意欲何爲果敢敵殺官兵公然自居叛逆

乎。

揣汝等訟師之計。不過欲以激變鄉民爲叛之名。

離出心肝

肝

加之本縣冀本縣怯懦中止試思本縣何事可以激變汝民不過催納糧米耳催征乃本縣之職向來耗羨則減其半棍蠶包收則拏行法無一毫虧損汝民汝等何所藉口以至變叛況叛之一字凡屬人類所不忍言汝等身爲朝廷赤子敢干抗糧拒捕挾制縣官自居爲叛而不辭本縣宰制一方不能定茲叛亂何以上報朝廷惟有檄發營兵號召鄉壯一舉撲滅已耳汝等自度强悍孰與臺灣土寇當年逆賊叛人榜樣不得不然

朱一貴倡亂。奄有臺郡地方千餘里。賊黨三十萬。然國家不費一糧。未折一矢。七日之閒。誅鋤淨盡。況汝斗大山門城老弱丁口。不滿一千。即使擊鼓陣戈。亦等嬰兒作戲。何足當本縣勦擒乎。本縣不過欲汝完糧。原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捨命抗糧。誠不知是何意見。豈本縣_{體恤周到}之役。需索生事。汝等有所不甘。則此半年之久。何不一來控告。及今陳稟。尚亦未遲。本縣斷不庇護衙役。以辜汝等士民之望。汝士民以本縣爲父母。本縣視汝士民爲子。衙役奔走僕隸。孰與父子。

○至○情○至○理○

之親此理甚明汝等何所畏憚而不試向本縣一言耶豈以本縣鄰邑代庖不過五日京兆真無如汝頑抗何哉本縣法不容貸一日未去一日法在必行矧此有傷國體之事萬不敢因循姑縱即使新令下車亦必視叛逆如仇無養成抗拒爲他鄉效尤之理况新令至今尚無影響欲使本縣縱容叛逆再遲一年半載以俟新令勢亦有所不能今遣岐山黃壘附近洋烏各保正劉之嚴王振澤陳周理周福周象華劉振山楊光玉陳淑祿連仁方東昇等共率鄉兵三百人以

九月六日會于山門城下環而守之不許寨內一人逃出他村樵蘇行汲俱縛以來汝寨中有循理守法之生監已經完糧之良戶當念嵐岡炎火不免玉石俱焚急須會同密議各保身家將爲首頑梗之趙佳璧等一二十人偕衆擒縛送出寨外交各保正解赴本縣追糧審擬庶幾汝等善良得以免於禍難倘遲至三日不出則縣尉營員大衆至矣本縣已經移營再委大弁多帶兵丁縣尉統領三班人役丁壯二三百人前往圍搜擒捕保正鄉兵奮勇先登不知汝等

此段甚精不由他不出

何以待之汝等敢出拒敵直令官兵鄉壯徑行誅殺
本縣援引罪人拒捕格殺勿論之條以隨其後汝等
肝膽塗地如雞豚狗彘之不若耳倘汝等殺一兵役
則以叛逆定罪竿首藁街禍及妻子汝等早夜以思
其可抗拒否耶若汝止以閉寨不出爲高謂可負嵎
久延則本縣傳令約保喚出力作農民以鐵鋤三百
實可留良此策亦
掘倒寨牆去汝保障然後沿門搜捉以次擒縛汝等
復能飛出九霄雲外乎本縣念汝寨內無辜之人何
苦以奉公守法之身家爲十數兒徒波累敗滅故不

止言切論不得不聽

忍。不。諱。諱。告。誠。汝。等。能。聽。與。否。則。關。係。汝。祖。宗。積。累。
殃。慶。門。戶。興。衰。非。本。縣。所。能。代。謀。也。三。日。不。決。乃。汝。
自。悞。尚。慎。旃。哉。檄。諭。到。鄉。之。後。各。保。正。扼。守。隘。口。聲。
言。縣。尉。營。弁。大。衆。且。不。得。出。至。趙。姓。有。識。者。皆。懼。累。密。爲。縛。
當。安。當。
獻。之。謀。於。是。佳。璧。等。知。不。能。免。乃。偕。趙。宣。侯。趙。廷。佐。
趙。阿。武。趙。德。望。趙。德。漢。德。鸞。德。迎。德。風。阿。狀。阿。俊。阿。
飯。阿。雄。阿。維。阿。福。光。茂。光。慶。等。十。七。人。詣。縣。余。曰。噫。
汝。等。旣。來。吾。亦。不。忍。杖。殺。也。昇。平。世。界。焉。有。顛。倒。謬。
戾。之。人。如。汝。等。所。爲。哉。吾。恨。不。早。縛。汝。曹。盡。屍。諸。市。

整言亦自老實

所以姑容至今慮汝有冤情耳今日有冤宜卽伸說併所以抗拒之故一一爲我言之趙佳璧等皆叩首曰我等實無冤情亦不敢抗拒止鄉愚無知積習固然其初視若兒戲其後畏罪日深莫敢嚮邇是以遷延自悞至于此極今已知罪當死但悔不可追望垂寬恩留一生路余曰汝等罪名大矣酷虐吹求我不忍寬宥亦法吏也廢法我亦不能今姑暫置之獄俟將積逋糧米補納全完方行審擬可乎未幾余因公赴省冬臘始回遭意外解組趙佳璧等延至明年三四月積逋

始清署令從寬審擬枷號一二。人餘皆薄責准璧量罰贖緩免革監生制府孔公以准璧罪魁戎首不可不褫革撤衆他皆如所議焉。

鄉蠻抗法弄假成真由向來水弱狎而玩之故也。法在必行民自不犯中間諭檄乃一團惻隱之心而字裏行間却有無數甲兵風雷雖大敵亦當束手況二三冥頑乎執法嚴而用法寬想見仁人君子氣色

猪血有靈

萬書籍賈名。本事便覽。渠無可畏。

舉練都草湖鄉有訟師陳興泰焉窮兇極惡終日參
訟爲生常創詭名架虛詞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
家或指海洋大盜或稱強寇刦掠上司提解羈紲牢
獄久之以無原告對質釋寧行銷其人已皆磨累破
家不堪復問矣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訴平地與無風
寒涼之波尤興泰長技也鄉有蔡阿竈阿辰阿完阿尾兄
第四人無妻無室共宿神廟日或登山刈草換米度
活倘遇天時陰雨則盜採園薯沿門丐食皆爲常事

一。日。阿。竈。以。瓦。罐。代。鍋。烹。薯。爲。食。火。烈。爆。震。罐。破。竈。
兩。足。被。湯。沃。爛。不。能。出。門。丐。食。饑。寒。抱。病。而。死。興。泰。
聞。之。喜。甚。以。爲。奇。貨。可。居。也。呼。阿。辰。阿。完。阿。尾。至。其。
家。咱。以。粥。食。謂。之。曰。汝。三。人。貧。困。兄。死。無。所。驗。吾。甚。
長。枝。得。喪。
憐。之。今。有。奇。策。可。得。美。棺。衾。且。弟。兄。皆。免。困。窮。不。愁。
乏。食。三。人。請。其。故。教。以。移。屍。陳。興。觀。家。中。則。財。可。入。
手。三。人。猶。豫。未。決。興。泰。復。以。白。米。六。升。給。之。皆。歡。喜。
過。望。共。昇。兄。屍。造。陳。興。觀。門。首。賴。之。興。觀。大。驚。呼。天。
叫。地。投。明。蔡。姓。房。族。蔡。立。興。蔡。立。暢。蔡。廷。爵。及。陳。姓。

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齊集屍所共斥其非阿辰阿
完亦知理屈羞慚無地遂將興泰所給之米轉給陳

廷鳳陳曰功托其昇屍瘞埋興泰大失所望然此心

計不。行一。計復。起。

愈不能已矣復將蔡阿尾誘養在家希圖索詐代寫

狀詞以打死抑埋來告云興觀買屋僥倖恨索遣男

陳阿添將阿竈活活打死佈賂族惡蔡光輔蔡滋茂

縛尾弟兄拘禁令陳曰功陳廷鳳抬屍強埋保正鄭

悅可據余心疑之時臘月十八日也而陳興觀已先

一日以藉死移賴埋後詐嚇來稟經准票差拘訊合

觀兩詞似命案全屬子虛但未訊明不敢臆度飭差一併拘審俟開印之日詳請起屍檢驗正月初旬余因公赴省蔡阿尾復控于郡請飭隣縣檢驗陳興觀亦往郡控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皆不平公憤赴府僉呈蒙檄發縣審理陳興泰恨甚竟率其叔兄弟姪陳曰壽陳阿和併拳師張福等多人執械直擁陳孟發家中將陳孟發陳紹贊擒曳痛打頂門腮頰臂足皆重傷而孟發左臂棍傷尤重至骨爲之折衣服酒瓶等類盡皆搶奪不復知其爲三代叔祖也復駕船

伏械截陳興觀于和平橋。剝衣叢毆奪去銅錢一千五十文及魚肉雜物。興觀赤身奔逃。憲于保正馬孟端及孟端追至則船已搖去江心矣。余省旋飭差拘訊興泰又似有所憚。不欲赴審。止令其母吳氏混稟。陳紹贊圍堤抄家衣服。捨訖冀掩其統衆毆奪之罪。潛踪抗延直至五月初六日始拘到案庭訊之下。蔡阿尾仍執前說不肯吐實。呼蔡阿辰。蔡阿完來前以天理良心聳動之。則並稱伊兄阿竈委係病死廟中。遂將興泰給米移屍圖賴。併誘養阿尾在家始末實。

情絲毫不諱。余曰：直哉汝二人！大有良心，當不至餓死也。興泰利口強辯，堅供並無養藏。阿尾其阿辰，阿完乃係興觀誘養在家者。興觀叩頭力爭，余曰：噫！此易辨耳。阿辰阿完普觀氣色令訟師無可置喙面有菜色，半青半黃，純是餓殍之氣。其乏人養贍，無疑。阿尾與辰完同胞，同無家室，同宿廟中乞食。何以其面獨有紅白之色？竟似數月飽食，不饑不寒。其被興泰誘養在家，又無疑也。阿辰又言半年不見阿尾之面，今在興泰家中出審，非養藏而何？於是蔡阿尾知不可欺，亦遂將興泰教唆窩養。

情由及圖。賴嚇詐深心直供不諱。且言興泰曾騙得陳紹浩錢三千文。保正鄭悅分去二百。問興泰與觀有何深仇。阿尾曰無之。因我父有地基鬻與興觀多年。興泰向我重買。興觀不肯讓。是以恨之。然意在圖賴。得財亦不關恨。不恨也。問陳曰功。陳廷鳳皆言得阿辰等米六升。代理阿竈屍是實。問蔡滋茂。蔡光輔。蔡立與干証。林可興。保正馬孟端。及陳孟皆鄭奕可等二十餘人。皆言陳興泰傷天害理。平空架禍。唆訟殃民。不容于堯舜之世。宜正法以靖地方。陳興泰亦

俯首服罪。不待動刑。將唆囑阿辰阿完移屍圖賴。及誘畱阿尾寫狀代告。併毆捨陳孟發衣服酒瓶打傷孟發。折臂截毆興覲于和平橋。奪其布衣二件。及索詐陳紹浩三千錢。皆直認不辭。余曰。噫。訟師之惡至此極矣。命曳下責之四十差役。押令起出原班律擬。招解而興泰竟爾潛逃。又以賊刦縣諱等事用血書呈奔控道憲。蒙批海陽縣查審。興泰揚揚得志。日在道轅游衍。不復歸來。余以命案不敢遲滯。嚴比原差周瑞添差蕭岐察靜。于六月廿一日在郡城西門外。

設想奇血狀更奇

緝獲陳興泰。前來追比原賊。陳興泰堅不繳出。乃命羈

禁。○陳○手。

奇計不竭。

赴道轅喊冤檄行數次。余見其力健非常。呼而問之。

曰。汝何時爲賊所刦。本縣何案諱報。汝以賊刦縣諱。

誑控道轅。其說可得聞。與興泰曰。陳興觀殿我耳。不

以危詞。控告則憲必不行。弗能脫此罪戾。問用血書

呈何也。曰。不如是不足以明。迫切冀憲異而憐我。也

問血何來。汝從偷雞得之乎。興泰微笑曰。猪血耳。是

日買半斤猪血爲羹。以供早膳。留小半杯。蘸筆書呈

但有人間及則云是刺指出血總之罪無所逃思爲
解脫之計非敢故多事也。余曰汝將所捨原賊繳出
吾寬汝。興泰曰賊物係父收藏我寄書往取之而陳
曰貴逃匿郡城不肯歸賊弗得出。會海陽縣關差催
提余以誣命誣盜均關重大應否將陳興泰移交海
陽縣質審抑就原發命案確審妥擬從重歸結詳請
批示及至憲批行縣確訊而余已離任矣向非血呈
果然有功
之功何能文移往返數月掣肘遷延竟致吞舟漏網
哉署令從寬擬責荷校一月而罷追錢三千文入官。

餘槩不問陳興泰抵掌笑語以爲猪血有靈也

糧莠不除必害嘉禾陳興泰窮兇極惡合訟師闖
寇鬼蜮爲一身此則田間之螟螣蟲賊難以一日
姑容不但如稂莠已也罪狀旣彰便當一棒打死
與狗子喫胡聽其乞靈猪血竟致遷延網漏哉可
見凡事粘着上司使施泥帶水不得了局令君平
日決斷不肯輕易通詳蓋有以知受人掣肘之難
也

સાહેબ

એ

古柩作孽

淺○適○之○處○臭○朽○之○物○是○其○無○能○爲○

潮邑西郊附城村落之側白晳一叢蕭然兩柩焉暴露者不知幾百年矣忽一旦香火盛行民趨之者如歸市蓋莫識其所以然也聞之土人云村民陳姓者有八歲兒迷失不知所之父母遍處尋求則于柩旁僵卧呼之不應抱之不能起度爲兩柩作祟哀告禱祈兒忽醒而偕行以去設酒牲香楮拜酌鄉民見之遂以爲果有靈也一二好事輩更加文飾謂古柩能言能知未來休咎能爲人斂福消災有求必應由

是爭神事之。或言其姓爲郭氏，遂呼曰郭公。郭婆，繼
謂之郭仙公。郭仙婆矣。郭仙之名震遠近。城鄉內
外男婦童叟，各以其願欲禱祈。捕魚者羅雀者居奇。
幅○鄉○村○媚○神○圖○
貿易者婦人求生子者爲夫求功名財利者治病者
謀陰私者擇佳婦佳婿者爭訟者繫獄求脫者圖墳
山圖田宅者賭博求勝者咸向郭仙公婆而跪祝焉。
辨香拍楮以爲信券。應驗之後，酒牲祭酌，遂有老嫗
兩人爲之掃地焚香，擲筊占夢，日收青蚨數千文。鄰
邑愚昧，亦有不遠百十里而至者。每日自辰至酉，男

子擁擠不絕。婦人半老者百十輩。攬雜其中。自成至。
卵婦女擁擠不絕。則有年少無賴潛伏城隅。奪取簪
珥。或竟相嬉戲。曖昧不可知。於是正人側目。共懷憤

懟。余自普旋潮。諸生蕭策名等。摭其事來告。有拈香

關係風俗

道旁穢醜桑中之語。余曰。噫。諸君可謂能持正矣。士大夫皆畱心風俗。如此。何患民生不厚乎。潮人好怪。
千奇百出。林妙貴胡阿秋而後。復有媚樞爲妖之人。
不可解也。枯骨何知。百年暴露。棄置荒郊茅草之中。
○眼○前○道○理○無○人○看○破○風○飄○雨○淋○日○熱○塵○雖○曾○不○能○使○其○子○若○孫○以○一○杯○土○

壞相加遺顧安所得靈爽顯赫日日登山涉水周旋人衆之間奔走公庭之上爲汝民庶請托鑽營以求僥倖于萬一人之昏愚一至此極不亦可哀甚乎吉凶禍福惟天所命雖聰明正直之鬼神尚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何物骷髏敢逞邪怪提三尺惡鬼亦以誅妖孽併趨媚妖孽者亦不能爲之寬宥也卽日大張文告禁絕人踪號召約保甲長立查二柩有無子孫限三日之內速卽擇地瘞埋三日不遵則約保甲長各備束薪以俟本縣親臨勘訊數其藉叢作孽惑世誣

民敗壞風俗之罪。將二柩各鞭一百。烈火焚之。投其
灰于練江中流。爲邑民除一妖害可也。其子孫在南
關外以屐齒爲生涯。聞之驚懼。連夜移葬。自是妖風
逐息。

潮人大有仙癖。活仙旣除死仙復熾。臭朽骷髏體亦
能傾動一邑。所謂南方尚鬼信不誣乎。堂上數語
詞嚴義正。使人心豁然如夢初醒。然後焚之瘞之。
以滅其跡。亦可知鬼事之無能爲矣。鄴河巫嫗奇
山石佛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۱۳۹۰

۱۳۹۰

蜃樓可畏

九月望日余行香禮畢。有諸生陳詢益者。不冠不袍。上衣不能蔽其肩。下衣不能掩其臀。踉蹌既足。偕其叔孝廉陳君攔輿呼救。頭上血猶涔涔瀉也。詢其故。則稱七月閒。學使臨潮武童蕭振綱。以較射未蒙錄取。復頂名重射。詢益以廩生保結。恐累及已。當場稟明。學使顧公。將蕭振綱鎖羈。振綱懷恨在心。于此月望日。偵知詢益往西門祀祖。遂率族人蕭阿位。蕭咱。啟要子途。而撻之。衣冠祭器。俱被剝奪。復追至城門。

足。踢仆地。亵衣毀碎。奇辱不堪。余曰。噫。其可惡也。命執而訊之。乃振綱之父生員蕭嘉福者。亦極口呼冤。稱係詢益之叔舉人陳能夏去歲入京。包攬捐納。曾收伊子蕭元介捐監銀一百二十兩。今春歸來。取無監劄。併原銀亦吞弗償。向索再三。不覺過于迫切。被率子弟陳逢陳端等多人行兇。父子俱爲毆辱兒輩。情○似○可○信○不能堪。與之角鬪。則有之寶無剝奪衣冠祭器之事。問包捐索銀之說。有何所據。則稱伊弟陳端含立直文約。現在併陳舉人僉名花押爲憑。議定價銀一百。

有根據

四十兩先交銀一百二十

有見語

俟

到日找足二十兩

告閒鄭桐可訊當堂

說來事

呈出文約果有陳端舍

陳舉人

及鄭桐各花押存焉陳舉人

說來事

指天誓日稱包捐索銀

俱屬子虛重射恨稟行兇是實

蕭振綱

蕭嘉福更呼

天搶地言童生重射乃事之常

既經覺

逐事過心灰

可信捐文約當堂可驗中見鄭桐活只可質恃宦凌吞

寒儒欲以鬪毆抵銷古今冤情莫此爲甚余幾不能

辨舞硬證辯其曲直也命兩造齊下呼鄭桐訊之鄭桐言蕭陳

兩姓捐納交關是實先給銀一百二十兩文約花押

鑿鑿確據至其所以鬪毆之故則生員不能知也余
曰噫汝亦生員乎曰然余曰文耶武耶曰武余曰汝
武生之名卽鄭桐乎曰學名鄭綿絃然則汝小名鄭
阿桐乎曰鄭阿福余笑曰然則鄭桐何謂也曰字名
阿桐○底○單○刀○直○入
耳余曰今人名字皆以兩惟古人乃有一字之字然
則汝其古人乎曰實字鄭奕桐余曰噫汝訟棍也旣
僉名花押山且有吝惜名字止書一半之理鬼蜮伎倆
敢欺余哉○鬼○怪○莫○逃吁陳舉人質之曰此何人也陳曰此梅
花鄉訟棍無所不爲者曾充鹽埠販私鹽起家復充

約長充保正。皆遭斥革。今爲武生。鄭綿絃蕭振。綱催
來作祖。証耳。捐納重事也。百金重托也。果有捐監交
關。則邑中正人君子不可勝數。豈無彼此友朋一言。
要約而必離。縣二十里之鄉村有名訟棍。乃可借以
爲重耶。鄭桐恃其武生。未得加刑。堅狡辯。不以實告。
余叱令下思後生少年。詭謗不可問。惟蕭嘉福年已
老成。猶有樸直之氣。特呼上堂語之曰。汝情事吾已
盡知。此干証。鄭桐不好被我駁破。名字不能隱。諱機
盡洩矣。汝子少年狂暴。不諳律法。汝老成君子。乃如。

數○語○破○曉○

此行爲非所望也。吾知汝舐犢之愛，不忍見汝子罹

○不○由○人○不○服○

刑權宜謬說，非汝本心。但言出諸口，必期其可收拾。

○道○出○心○寄○

人被汝子毆辱至此，汝尚欲詐其一百二十金，天地

閒有此逆理乎？汝既以捐監負約爲詞，則此一百二

○此○銀○反○

十金不爲汝追償，不可。汝思陳舉人之金，是可以行

○是○禡○根○

詐而得者，雖族姓大小，強弱與汝不敵，而平白受人

勒詐百餘金，卽兒童能甘心乎？詐者不已，辯者亦不

已。至于其說，得伸則汝父子與鄭綿絃皆爲極惡光

棍。按律定罪尚可活耶？吾憐汝老成樸直，故以實言

○窮○究○到○底○甚○屬○可○畏○

告汝汝今不可欺予鬪毆細故罪在可寬光棍大法所不赦何去何從惟汝父子自擇焉蕭嘉福刀

變其說曰一百二十兩之銀五月閒實已還矣余曰不然銀既還清豈有仍留文約不還之理汝捐納是虛文約僞爲兩言而決耳汝子旣爲樂舞生吾不加刑褫存其顏面可也嘉福曰誠如明鏡此事實非吾心但愛子情切耳乞憐兒子無知稍寬其罪余曰諾

呼蕭振綱訊之振綱復詭言已還百金尚少二十金未償是以角較余叱之曰汝行兇毆剝乃盜賊無賴

之所爲誣人。包捐假人文約欺。宜用法乃訟。師惡棍之所爲論罪應死。吾念汝老父篤實。姑爲汝開一生路。汝尚敢予欺乎。再不實言。則刑汝夾汝。褫革汝樂。以刑。舞生杖汝四十。荷杖于市矣。振綱叩首服辜。乞免深究。而蕭阿位蕭咱。亦遂將附和。振綱叢毆陳詢。益遺落袍冠。毀碎衣服。諸事直認不諱。復吊問鄭桐。鄭桐知蕭氏父子已自招承前功盡廢。低頭無所語。再三問。捐納交關。是有是無。鄭桐曰。某知罪矣。實無有也。曰。然則文約僞爲乎。曰。僞也。余曰。振綱狂暴少年。

嘉福樸直。老生皆不能爲此深謀。係汝一人教之耳。
捐監文約亦汝代爲捏造乎。鄭桐曰。不敢也。蕭嘉福。
雖是飾詞却亦可聽。
乃我受業之師。彼懼罪爲此抵塞。命我作証。我不敢。
違其實。非有他也。余曰。噫。汝心太奸險。法應詳褫治。
罪。但吾念嘉福年老已。許從寬姑薄罰汝。示懲可乎。
鄭桐叩首曰。惟命。乃將兇徒蕭阿位蕭咱。各重責。
三十板。枷號兩月示衆。蕭嘉福以老免議。振綱罰銀。
十兩充脩義學。鄭綿絃罰米十石用給囚糧。其遺失。
殷袞冠服。斷令蕭振綱賠償。免其治罪。邑人皆曰可。
僅可之詞。

先是陳詢益懼蕭姓強橫非縣令之法所能屈服。陰遺人星夜赴省于學使轅門控告至是行查余卽以審案叙詳顧公曰蕭鄧二生目無三尺蜃樓蟻弩可惡可畏不爲加之重懲將試場之弊端百出而廩生莫敢言訟棍之伎倆橫生而善良受其害此豈可哉蕭嘉福鄭綿絃各行學號革蕭振綱卽蕭道革去樂舞生餘如詳發落可也膠庠中有憐蕭嘉福樸實爲兒所陷素行實無過惡者呈請代詳開復而余已謝事署令陳公許之再請鄭綿絃陳公曰此有名訟棍

即使無預此事猶當以劣行詳褫○實不_○可_○況自投法網○_○如之_○何其可

蕭姓計謀甚高說來事因更覺動聽當呈上文約
鄭桐硬証之時陳氏雖有西江幾乎難以浣濯矣
明眼善尋破綻乃在沒要繫之姓名上看出復給
得老人橫施鈎餌不由他不吐出實情此鈎距神
手也蜃樓蛾弩可惡可畏有地方民社之責者移
風易俗其以此爲先務哉

